

世界少年文學叢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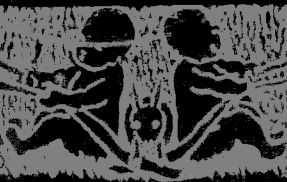
金鑰匙

著 泰斯爾託·A

譯 今易王



開明書店



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內審字第一一〇三三號

金 鑰 匙

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六日初版
民國卅七年十一月三日版

每册定價金圓六角

著作者	翻譯者	發行者	印刷者
A. 託爾斯泰	王 易 今	上海福州路 開明書店 代表人范洗人	開明書店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W (101 P) 鑰 (2.00)

前言

當我小的時候，——很早，很早——讀過一本書；這本書叫做「匹諾曹」又名「木偶奇遇記」（木偶——按意大利語音譯是匹諾曹）。

我常常向我的同學們，向那些高興聽匹諾曹奇遇的男孩和女孩們講這個故事。可是後來這本書給我遺失了，我每次講起來就有些不同，我編造出來的木偶奇遇，是原書裏完全沒有的。

現在，過了許許多多年，我想起我的老朋友匹諾曹，便把這個木頭人的不平常故事，思索出來，告訴你們女孩子和男孩子。

本書重要人物表

——依出場次序先後排列

1. 杜三伯——老木匠
2. 康而樂——老琴師
3. 鼻拉長——小木偶（主角）
4. 會說話的蟋蟀
5. 蘇沙——壞老鼠
6. 白也奴——木偶
7. 阿金——木偶
8. 卡拉巴絲·巴拉巴絲——木偶戲院老闆

9. 巴西里——花貓
10. 阿里斯——狐狸
11. 斯比卡——夜鳥
12. 瑪文娜——青髮女孩
13. 阿傑猛——獅子狗
14. 駝其拉——神烏龜
15. 杜爾瑪——賣水蚝的

目錄

本書重要人物表

- 一 木匠杜三伯，弄到一段木頭，這段木頭會說人話……………一
- 二 木匠杜三伯把會說話的木頭送給他的朋友康而樂……………四
- 三 康而樂細心地，巧妙地雕出一個木偶，給他起了一個名字叫「鼻拉長」……………九
- 四 會說話的蟋蟀給鼻拉長聰明的勸告……………一五
- 五 鼻拉長因為粗心大意，險些兒送掉性命。康而樂爸爸用花紙替他糊衣服，給他買初級課本……………一八
- 六 鼻拉長賣掉教科書，買票進木偶戲院……………二五
- 七 在上演滑稽戲的時候，木偶們發現了鼻拉長……………三一

- 八 卡拉巴絲·巴拉巴絲沒有燒掉鼻拉長反而給他五枚金幣放他回家……………完
- 九 鼻拉長在回家的路上，遇到兩個壞蛋——花貓巴西里和狐狸阿里斯……………四
- 一〇 在「三鯉飯店」裏……………五〇
- 一一 強盜們進攻鼻拉長……………五
- 一二 強盜把鼻拉長吊到樹上……………六二
- 一三 青髮女孩救了鼻拉長的命……………六五
- 一四 青髮女孩想教鼻拉長學習……………七二
- 一五 鼻拉長到了愚人國……………八〇
- 一六 警察捉去鼻拉長，並且不讓他說一句話……………八八
- 一七 鼻拉長跟池塘裏的居民要好起來，他知道四枚金幣被狐狸和貓挖去，
烏龜駝其拉送他一把金鑰匙……………九二
- 一八 鼻拉長逃出愚人國，又遇見不幸的同志……………九八

- 元 白也奴告訴鼻拉長他怎樣騎兔子到了愚人國…………… 一〇六
- 二〇 鼻拉長和白也奴來到瑪文娜家裏，但是他們立刻跟瑪文娜和獅子狗
阿傑猛一同逃走…………… 一一三
- 二一 在森林邊緣上惡戰…………… 一二〇
- 二二 在洞窟裏…………… 一二九
- 二三 不管怎樣，鼻拉長決定偵探卡拉巴絲·巴拉巴絲金鑰匙的祕密…………… 一三九
- 二四 鼻拉長探得金鑰匙的祕密…………… 一四四
- 二五 鼻拉長生平第一次遇到絕頂危險，但終於平安地渡過…………… 一五三
- 二六 鼻拉長跟爸爸康而樂，瑪文娜，白也奴和阿傑猛，一起回到家裏…………… 一六二
- 二七 卡拉巴絲·巴拉巴絲闖入樓梯下的小房間…………… 一七一
- 二八 他們在祕密的小門裏發現一座木偶戲院…………… 一七六
- 二九 新木偶戲院第一次上演「金鑰匙」…………… 一八六

木匠杜三伯，弄到一段木頭，這段木頭會說人話。

從前，很早很早的時候，在地中海岸的一座小城裏，有一個年老的木匠杜三伯，綽號灰鼻子。

有一次，他弄到一段木頭，是一根平常的，冬天用來當柴燒的木頭。

「東西不壞呀，」杜三伯自言自語說，「化點心思，可以把它做成桌子腿之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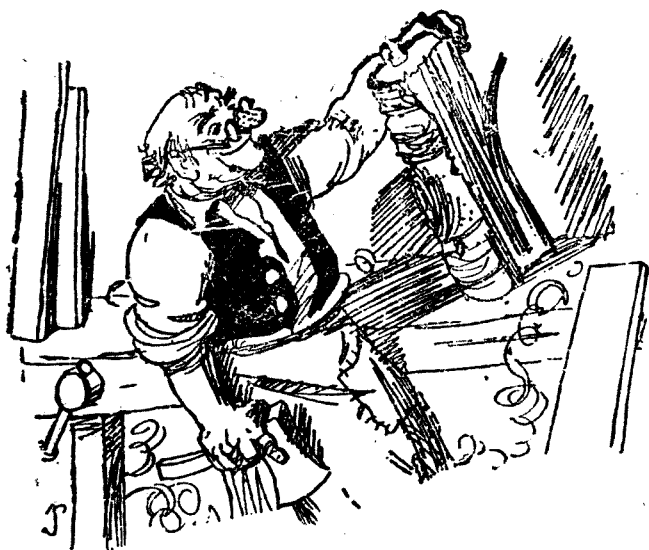
杜三伯戴起那副周圍用絲線結牢的眼鏡——因為眼鏡也老了——把手裏的木頭顛了個身，就用小斧頭砍它。可是他剛砍下去，一種非常尖厲的聲音噴啦啦地叫起來。

「哎唷，哎唷，安靜一點吧，求求你！」

杜三伯把眼鏡移到鼻尖上，仔細地向四下裏一看——什麼人也沒有……

他看了看鮑木頭的架子——什麼人也沒有……

他瞧了瞧裝木屑的簍子——什麼人也沒有……



他把頭伸到門外去——街上什

麼人也沒有……

「難道我昏了嗎？」——杜三伯想。「誰能叫出這種聲音呢？……」

他再拿起斧頭，又砍下去，——剛

一砍到木頭上……

「哎唷，痛啊，我說！」尖細的嗓子又嚷了起來。

這可把杜三伯嚇得非同小可，甚至連他的眼鏡也嚇出汗來……他把屋子所有的角落都巡視了，甚至爬進竈洞裏，把頭折過來，對煙筒裏張望了

好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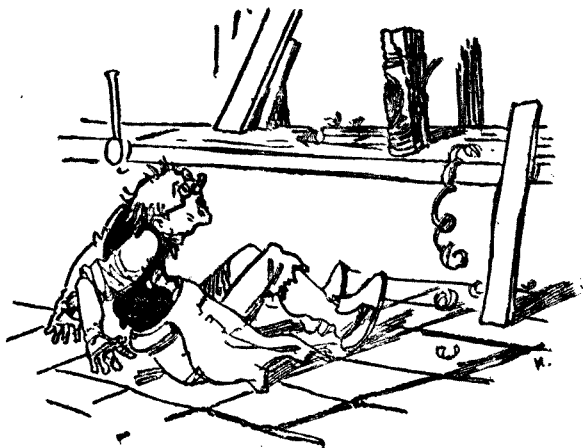
「不是什麼人也沒有……」

「也許，我喝了什麼不相干的東西，而我的耳朵響嗎？」杜三伯自己默想……

不是的，今天他什麼不相干的東西也沒有喝過……杜三伯安心了一點，於是拿起小鉋子，用小鐵錘輕輕敲着鉋刀的背脊，使鉋刀適度地，不多不少地伸出鉋口來，他把木頭放到鉋架上——剛剛在收拾木屑……

「哎唷，哎唷，哎唷，請你聽話，你亂抓什麼呢？」尖聲音絕望地號叫……

杜三伯丟掉小鉋子，朝後倒退，退啊退的



就在地面上坐了個臀樁；他猜想，尖聲音是打木頭裏面出來的。

木匠杜三伯把會說話的木頭送給他的朋友康而樂

這時候，他的老朋友，一位琴師，名叫康而樂的，恰巧來探望杜三伯。

曾經有過一個時候，康而樂頭戴寬邊帽，手裏拿着一張漂亮的提琴，在城裏頭靠歌
唱和彈琴掙麵包度日。

現在，康而樂年紀老了，又加多病，他的提琴早就毀掉了。

「你好，杜三伯，」他說着，小心地走進來。「你坐在地板上幹什麼？」

「我嗎，你看，掉了一顆小螺絲……唔，一顆小螺絲釘啊！」杜三伯回答，眼睛斜瞟着
木頭。「唔，你過得怎麼樣，老人家？」

「不好，」康而樂答道：「我全都想過——可是拿什麼東西去掙麵包……即使有
你幫助我，給我想辦法，可是拿什麼東西……」



「拿什麼東西，這容易。」杜三伯高興地說，一面替自己想快把這該死的木頭送掉吧。「這容易，你瞧，放在匏架上那段頂好的木頭，你把這木頭拿去吧，康而樂，你把它帶回家裏，就……」

「唉，嗨嗨嗨，」康而樂洩氣地答道，「這有什麼用啊？我把木頭拿回家，可是我的小屋裏，連一口竈也沒有呀。」

「我告訴你個辦法，康而樂……你拿把小刀，把這段木頭雕成個木頭人，你教他說各種各樣的笑話，教他唱歌，跳舞，請你帶回府上去，賺它一塊麵包和一小杯葡萄酒吧。」這時候，在那擺着木頭的匏架上，一種快樂的嗓子，小聲小氣地講起話來：

「要得，主意出得好，灰鼻子。」

杜三伯又嚇了一跳，康而樂只是驚訝地向周圍看了看——那兒來的聲音？

「唔，謝謝，杜三伯，謝謝你的建議，請你把這段木頭給我吧。」

這時杜三伯抓住木頭，趕忙遞給他的朋友。可是，不知道是他遞得不好，也不知道還

是木頭自己——跳下來便撞着康而樂的頭。

「嘿，你這是一個什麼禮物呀！」康而樂氣憤地嚷道。

「請你原諒，好朋友，這並不是我撞你。」

「這樣說，難道我自己撞自己的頭嗎？」

「不，好朋友，——大概是木頭撞了你。」

「胡說，你撞了……」

「不，不是我……」

「我曉得你是一個醉鬼，灰鼻子，康而樂說：「可你還不是撒謊的人。」

「嗨，你——出口傷人！」杜三伯叫道。「好，你走過來……」

「你走過來，我捉你的鼻子……」

兩個老頭子都嘟囔着嘴，鼓着腮，開始你追我，我追你。康而樂一把捏住杜三伯的灰

鼻子。杜三伯揪住康而樂耳門上的白頭髮。

後來，他們彼此動手，用老拳頭朝對方小肚子上揮起來，這時候飽架上一種刺耳的聲音，噦噦地叫，並且指揮着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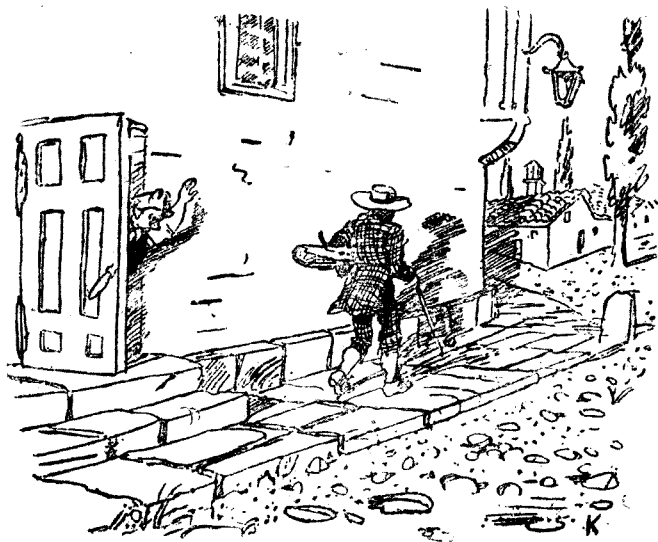
「打呀，好好地打呀！」

末了，兩個老頭子弄得累了，都氣喘喘地，杜三伯說：

「我們講和吧，怎麼樣……」

康而樂答道：「好吧，講和就講和吧……」

兩個老人相互親了吻，康而樂把木頭挾在膈肢窩下面，走回家去。



康而樂細心地，巧妙地雕出一個木偶，給他起了一個名字叫「鼻拉長。」

康而樂住在樓梯下面一所小房間裏，在這小房間裏，除開桌子對面的牆上有一個漂亮的爐子之外，別的什麼也沒有。

可是，那漂亮的爐子，和爐子裏面的火，以及在火上冒着熱汽的一口小鍋，也不是真的——是畫在一塊舊粗布上面的。

康而樂走進小房間，坐在那缺腿的桌子旁邊一條獨板櫈上，把木頭轉了一轉，開始拿刀子，把這段木頭雕成木偶。

「我給他起個什麼名字呢？」康而樂心裏想。「我給他起個名字叫鼻拉長吧。這名字會帶給我幸福。我知道有一個家庭，他們全家都叫鼻拉長：爸爸——鼻拉長，媽媽——鼻拉長，小孩子們——也叫鼻拉長……他們全家生活得歡歡喜喜，無憂無慮……」

頭一件事，他在木頭上雕刻頭髮，然後——腦殼，然後——眼睛……

突然，木頭的眼睛自己張開來了，並且盯住康而樂……

康而樂害怕起來，眼睛也不敢朝他看一下，只好和竊地問道：

「木頭的小眼睛，爲什麼你這麼奇怪地看住我呀？」

可是木偶不做聲，

大概是因爲他還沒有嘴。康而樂用刀刮平了兩邊腮瓣，



然後刮出一個鼻子——普通的鼻子……

忽然，鼻子自動地開始朝外拉長起來，長高起來，長成那麼個又長又彎的尖鼻子，弄得康而樂叫起來：

「不好看，長鼻子……」

於是他動手削掉鼻尖，可不是那麼回事。鼻子忽然自己又轉動起來，又冒出來了，仍然是原來的樣子——長長的，怪裏怪氣的，一個尖鼻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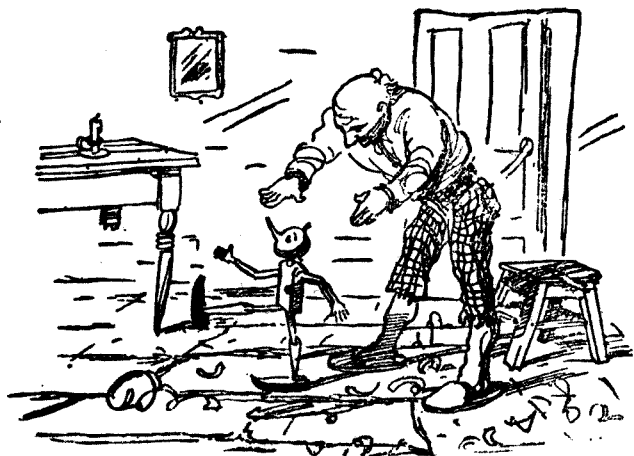
康而樂給木偶做嘴巴。可是剛剛挖成功嘴唇，——嘴突然張開來了：

「嘻嘻嘻嘻哈哈哈哈」

從嘴裏伸出尖尖的，窄窄的紅舌條。

康而樂已經不去理睬這些惡作劇，他繼續刮着，挖着，雕着……給木偶做下巴，頸子，肩膀，肚子，兩隻手……

可是，康而樂好容易刮出最後一個小手指，鼻拉長就動手用小拳頭朝康而樂腦頂



門打去，並且搔呀搔的。

「你聽着，」康而樂嚴厲地說，「我還不會把你雕成功，而你已經頑皮起來……將來還不知道要怎麼樣呢……！」

他板起面孔看着鼻拉長。鼻拉長睜着滾圓的眼睛，像老鼠樣的望着康而樂爸爸。

康而樂拿小木棍，給他又做了兩隻腳，腳上穿着兩隻老大的靴。他做完這個之後，把木頭小孩放到地板上，教他學走路。

鼻拉長在細細的小腿上，搖搖擺擺的，走了一步，又走一步，一跳一跳，——一直跳到門口，穿過門限，於是——走到街上。

康而樂不放心地跟在他後面。

「喂，小騙子，回去吧……」

他不肯回去，鼻拉長像一隻兔子，在街上跑起來。只是他的木靴的底——的脫的

脫——打在街心的石板上發響。

「請你們給我捉住他呀！」康而樂大聲叫道。

過路的人們笑起來了。都指着飛跑着的鼻拉長。在十字路口，站着一個高個子的警察，亂糟糟的鬍子，戴一頂三角帽。

他看見跑着的木頭人，就大大地擺開兩隻腳，整個街道給他攔住了。鼻拉長想從他的兩腿中間鑽過去，可是警察一把抓住他的鼻子，這一下可把他捉住了。康而樂爸爸這時候還沒有趕到，老遠地在叫着。

「喂，請你等一等，我跟你說個明白，」康而樂氣喘喘的說，打算把鼻拉長塞進短外套的口袋裏……

鼻拉長決不願在這麼快樂的一天，當着大衆面前把兩隻腳打短，外套的口袋裏伸出來，——他巧妙地一翻身，跌到馬路上，便睡在地上裝死……

「啊，啊，」警察說，「看樣子，這定是拐帶小孩子啊。」

過路的人開始走攏來了。看那躺在地上的鼻拉長，都搖着頭。

「可憐的，」有些人說，「大概是肚子餓了……」

「他不會死的，康而樂一定打了他，」另外一些人說，「這個老琴師假裝一個好人，他是蠢貨，他是一個壞人……」

鬍子警察聽了這些話，就一把抓住倒霉的康而樂，拉住他的衣領，把他拖到警察局去。

康而樂的短統靴揚起路上的灰塵，一面大聲咆哮：

「啊，啊，我做的木頭孩子，害得我好苦呀！」

當街上沒有人的時候，鼻拉長擡起鼻子，四面看了看，於是跳呀跳的跑回家去……

會說話的蟋蟀給鼻拉長聰明的勸告

鼻拉長跑回樓梯下面小房間之後，便靠近板櫬，睡在地板上。

「想一點什麼事情幹幹呢？」

不要忘記，鼻拉長出世總共不過頭一天，他頭腦裏所想的事體，是極小極小的，瑣瑣碎碎的，糊裏糊塗的。

這時聽到一種聲音：

「唧哩，唧哩，唧哩。」

鼻拉長轉過頭，瞧瞧小房間的四週。

「咦，誰在這兒？」

「我在這兒，——唧哩，唧哩……」

鼻拉長看見一個東西，有一點像螳螂，但是，他的頭又像小蝗蟲，他坐在爐子上面的

牆上，輕輕地叫——唧哩，唧哩——用那突出來的，好像玻璃做的滾圓的眼珠子，看着，轉動着觸鬚。

「咦，你是誰呀？」

「我是會說話的蟋蟀，」那東西答道，「我住在這屋子裏一百多年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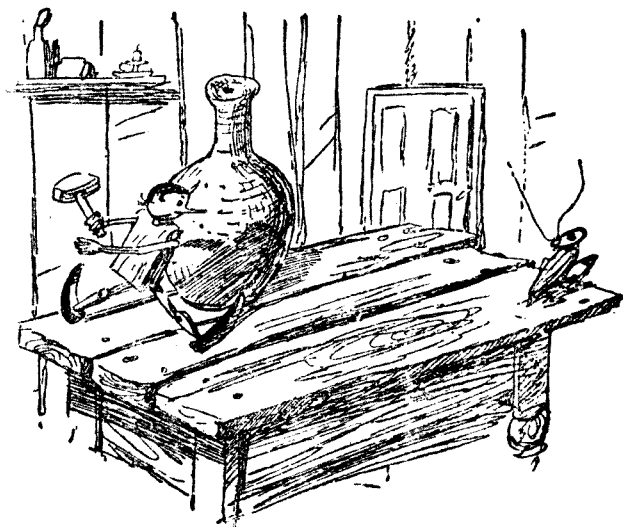
「這兒我是主人，請給我走開吧。」

「好，我走，雖然我傷心地離開我住過一百年的屋子，」會說話的蟋蟀答道，「可是在我離開之前，請你聽聽我有益的勸告。」

「我恨恨很想聽老蟋蟀的勸告……」

「哦，鼻拉長，鼻拉長，」蟋蟀勸道，「不要頑皮，聽康而樂的話，沒有事不要跑到外面去，並且，明天就要開始進學校讀書。這就是我的勸告。不然的話，可怕的危險，恐怖的奇遇，就要等候着你。那時候，要我拿死了的瘦蒼蠅去換你的性命，我是不肯的。」

「爲爲爲什麼？」鼻拉長問。



「你就會知道的——爲爲爲什麼，」會說話的蟋蟀答道。

「嘿，你這小竈螞蟲！」鼻拉長大叫道，「我頂歡喜世界上恐怖的事情，明天天一亮，我就要跑出去——爬牆頭，搗鴿子窠，嘲弄小孩子，拗狗尾巴和貓尾巴……還有我沒有想到的那些事情……！」

「我可憐你，可憐你，鼻拉長，你會流下痛苦的眼淚啊。」

「爲爲爲什麼？」鼻拉長又問。

「因爲，你的頭腦是愚蠢的，麻木

的。」

這時，鼻拉長跳到橈子上，打橈子跳到桌子上，握住一把小斧頭，對準會說話蟋蟀的頭上打過去。

聰明的老蟋蟀，喫力地倒抽了一口氣，動了動觸鬚，於是慢慢地爬過爐子——永遠離開了這座房子。

鼻拉長因為粗心大意，險些兒送掉性命。康而樂爸爸用花紙替他糊衣服，給他買初級課本。

跟會說話的蟋蟀鬧翻了之後，這樓梯下的小房間，變得十分寂寞空虛。日子長得很。鼻拉長肚子裏也是寂寞空虛。

他閉了眼睛——突然看見一盤燉雞。趕忙睜開眼睛，——一盤燉雞不見了。

他又閉上眼睛——看見一碗麥片粥，裏面攪了一半紅莓果子醬。

張開眼睛——攪着一半紅莓果子醬的一碗麥片粥沒有了。

這時候，鼻拉長心裏明白，他想吃東西，想得很厲害。

他跑到爐子前面，把鼻子伸到那在火上冒汽的小鍋裏，可是鼻拉長的長鼻子，把小鍋穿通了，因為爐子呀，火呀，煙呀，小鍋呀，是可憐的康而樂畫在一塊舊粗布上面的。

鼻拉長抽出鼻子，看了看被他穿通的小洞——在粗布後面的牆上，有一個什麼東西，好像不大的一扇小門，可是，在那扇小門上，張着蜘蛛網，使你什麼也分辨不出來。

鼻拉長摸遍屋裏所有角落——不會找到一片麵包皮，或者吃剩的一根雞骨頭。

唉，貧窮的康而樂，他什麼也沒有，他沒有替晚上的一頓飯預備一些兒東西！

忽然，他看見裝木屑的簍子裏，有個雞蛋。他一把捉住雞蛋，放到窗臺上，用鼻子——

篤克，篤克——敲破雞蛋殼。

雞蛋裏面發出唧唧的小聲音。

「謝謝你，木頭人。」

從雞蛋殼裏，鑽出一隻毛軟軟的小雞，一條尾巴，兩隻愉快的眼睛。

「再會，媽媽庫娜在家裏等我好久啦。」

於是小雞跳出窗口，——立刻便看不見了。

「哎呀，哎呀，」鼻拉長喊道，「我要吃呀……」

一天快要過完了。房間裏變得昏暗起來。

鼻拉長靠近那畫着的爐火坐着，餓得嘴裏小聲地打噎。

他看見，——從樓梯底下，地板下面，現出一個肥大的頭。後來身子漸漸伸出來了，用鼻頭嗅着，爬出來一個四隻腿的小動物。

這小動物不慌不忙地，向裝木屑的簍子走去，鑽到簍子裏面，聞着，觸着，——發怒地搔爬木屑。他想必是尋找被鼻拉長打破了的那隻雞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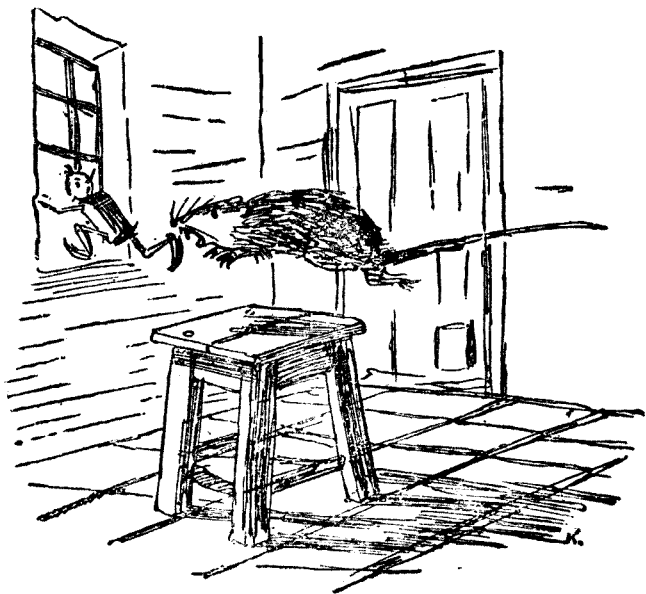
後來，他從簍子裏跳出來，跑到鼻拉長面前，嗅了嗅鼻拉長，那兩邊張開四根長鬚的

黑鼻子，轉來轉去。從鼻拉長那裏也沒有弄到吃的東西，——他便從鼻拉長的身邊擦過，屁股後面拖着——一條長長的細尾巴。

呀，怎麼不捉住他的尾巴哩！
鼻拉長立刻一把捉住。

原來這是壞老鼠蘇沙。

蘇沙給鼻拉長拉住尾巴，不免喫了一驚，還以為樓梯下面跑出一個妖怪，可是他摸了摸鼻拉長，才知道完全是一個木頭小孩，——便回過頭來，怒氣沖沖的衝



過去，想咬鼻拉長的頸子。

現在鼻拉長可嚇慌了，放掉那冰冷的老鼠尾巴，跳到橈子上。蘇沙跟在他後面追。

鼻拉長從橈子又跳到窗臺上。蘇沙跟在他後面追。

鼻拉長打窗臺上跳下來，滿屋子跑着，再飛奔到桌子上。老鼠還是緊追在後面……

就在桌子上，一下撈住了鼻拉長的頸子，用牙齒咬住，跳到地板上，把他往樓梯下面的地下室裏拖。

「康而樂爸爸呀！」鼻拉長利啦啦地叫着。

「我在這兒呀！」一種蒼老而宏大的聲音在回答。

門打開來了，康而樂爸爸走進屋裏。他脫掉腳上的木靴，把鼻拉長從老鼠嘴裏救出來。

蘇沙放掉鼻拉長，牙齒吱吱地響着，便躲將起來。

「你瞧，頑皮得到什麼結果呀！」康而樂爸爸咕噥着說，一面把鼻拉長從地板上拉

起來，給他週身看了看。把他放到一段木頭上坐着，從口袋裏掏出個洋葱頭，把它擦乾淨。

「喏，喫吧……」

鼻拉長饑餓的牙齒，好像小鋼刀，刺破洋葱頭，於是唏哩呼嚕，狼吞虎嚥地把它喫掉了。喫完之後，他開始摸着康而樂爸爸的頭，摸康而樂爸爸長滿了鬍子的刺手的兩頰。

「我要做一個聰明的好孩子，康而樂爸爸……會說話的蟋蟀教我進學校讀書。」

「想得很好，我的小……」

「康而樂爸爸，可不是嗎，——我是光着身子的，木頭的——學校裏的孩子會笑我哩。」

「嗯，」康而樂說，抹了抹鬍子挺硬的下巴。「你不錯，小傢伙！」

康而樂點起燈，拿了剪刀，用花紙給鼻拉長剪衣服，糊衣服。用紫褐色紙給他做了件小褂子，用鮮綠色的紙做了條小褲子。用舊皮鞋的皮，做了雙鞋子，用一塊舊手帕，做了頂帶鬍子的尖頂小帽子。



一件一件都給鼻拉長穿戴起來。

「你要愛惜乾淨啊！」

「康而樂爸爸，」鼻拉長說，

「沒有書，那我怎麼好進學校呢？」

「嗯，你說得對，小傢伙……」

康而樂爸爸摸了摸後腦殼，把自己肩上僅有的一件舊的短外套脫了下來，便跑到街上去。

他很快轉回家裏，可是短外套沒有了。他手裏拿了一本書，書上有大大的字，又有好看的圖畫。

「啱，這本書給你好好地學習吧。」

「康而樂爸爸，你的短外套呢？」

「短外套給我賣掉啦……沒有關係，

這我高興……只要你生活得很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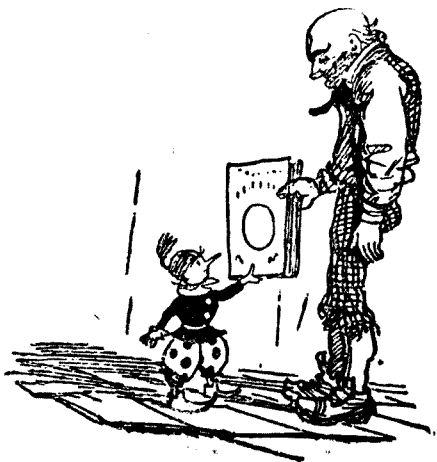
鼻拉長用鼻子搵着康而樂爸爸慈愛的兩隻手。

「我學習，我長大時候，給你買一千件

簇新的短外套……」

鼻拉長極力希望，在他得到生命的第一個晚上，要像會說話的蟋蟀教訓他的一樣，生活得規規矩矩。

鼻拉長賣掉教科書，買票進木偶戲院。



大清早，鼻拉長把教科書放進書包裏，跑着跳着上學校去。

他走在路上，眼睛也不看那陳列在小店裏的糖果，銅質的小三角樂器，好吃的包子，和插在小棒上的糖公雞。他也不要看放風箏的小孩……

這時候，一頭花貓，叫做巴西里的，打街上跑過去，伸手可以抓到他的尾巴，可是鼻拉長因為要學好，就忍住了。他向學校走去，越走越近的時候，靠近地中海岸不遠的地方，有一種熱鬧的音樂，聲浪越來越大。



「嗶——嗶——嗶」吹笛子的聲音。

「啦——啦——啦——啦」提琴拉響的調子。

「鏗——鏗」銅鈸鬧響着。

「嘸！」打鼓。

往學校去，應該朝右邊轉灣的，這音樂的聲音，聽起來卻是在左邊。

鼻拉長這一下給弄糊塗了。他的腳，不知不覺地轉到海的那邊去，在那兒：

「嗶——嗶——嗶——……」

「鏗——啦啦，鏗——啦——啦……」

「嘸！」

「我並不是不上學校去，」鼻拉長大聲地自言自語說，「我只要看一看，聽一聽，就馬上到學校去。」

他這麼想着，便往海的那邊跑。他看見一座亞麻布的小屋子，上面插起各色的旗子，

海風吹得那些旗子拍拍地響。

小屋子上面，有四個音樂家在那兒表演歌舞。

下面有一個小孩子，滿臉堆着微笑，在那裏賣門票。

靠近入口的地方，站着一大羣人——男孩子和女孩子，兵士，賣檸檬汁的，帶着幼兒的奶媽，消防隊隊員，郵差——大家都站在那兒，唸那大張的木偶戲廣告：

木偶戲院

——只演一場——

請快買票！

請快買票！

請快買票！

鼻拉長拉住一個小孩子的衣袖。

「請你告訴我，門票要幾多錢？」

小孩子不清不楚的，不慌不忙的回答道：

「四個銅板，木頭人。」

「你知道，我的錢袋忘記在家裏……你可以借給我四個銅板嗎……」

那小孩瞧不起地在嘴裏呀了一聲：

「走開吧，傻瓜……」

「我很很很想看木偶戲，」鼻拉長眼淚汪汪的說，「請你拿四個銅板，買了我這件精緻的上衣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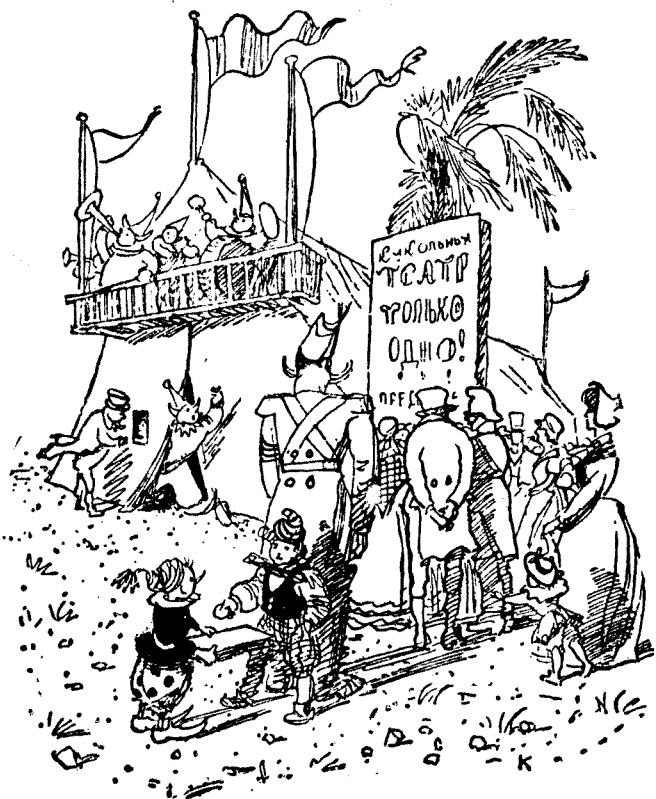
「紙做的上衣也值四個銅板嗎？去吧，蠢東西。」

「喏，那麼我的好看的帽子……」

「你的帽子只能夠捉蝸蚪……滾開吧，笨貨。」

鼻拉長連鼻頭都發冷了——他是那麼想到戲院裏去。

「小孩子，那麼請你拿四個銅板，把我的新課本拿去……」



「有圖畫嗎？」

「有好看的圖畫和大大的字。」

「給我吧。」小孩說，一面拿了教科書，並且不大願意的樣子，付了四個銅板。

鼻拉長跑到滿臉笑容的那個賣票小孩跟前，嘴裏噙噙喳喳叫道：

「聽着，給我第一排的票，看一場木偶戲。」

在上演滑稽戲的時候，木偶們發現了鼻拉長。

鼻拉長坐在頭一排，非常高興地看着舞臺上鑲着鬚子的布幕。

幕上畫着許多跳舞的人，戴着假面具的女孩子們，長着可怕的鬚子，戴着尖帽子，帽

子上畫着星星的人，好像巨人似的太陽，長着鼻子和眼睛，還有別的引人注意的圖畫。

鐘敲了三響，於是幕昇起來了。

在小小舞臺上，左右有兩排紙做的卡通樹。樹上面掛了一盞看上去像月亮的燈。燈

光反映到一面小鏡子上，鏡子裏飛着兩隻棉花做的白鳥，它們有金黃色的嘴。

打卡通樹旁邊，出來了一個小人，穿着袖子長長的白色長襯衫。他的面孔滿點着白粉，白得好像嘴裏的唾沫。

他恭恭敬敬地向觀衆一鞠躬，於是悲傷地說：

「祝諸位健康，我叫白也奴……馬上我們要在諸位面前表演一幕滑稽劇，這滑稽劇名叫『一個青髮女郎，又叫三十三根髮針的女孩。』在這幕戲裏，他們要用棍子敲我，戴髮針的女孩們，也要給我吃耳光，這是很好笑的滑稽劇……」

打另一邊卡通樹旁，跳出另外一個人，全身穿着好像棋盤格子的衣服。

他向觀衆恭敬地一鞠躬。

「諸位好，我是阿金」

說過這話之後，便轉身走到白也奴跟前，伸手就給他兩個耳光，打得那麼響亮，打得白也奴兩片嘴巴上的白粉紛紛往下直落。

「你爲什麼哭泣，蠢貨呀？」

「我傷心啦，因爲我想討老婆，」白也奴答道。

「那你爲什麼不討老婆呀？」

「因爲我的未婚妻離開我逃跑啦……」

「哈——哈——哈，」阿金笑得轉了一個身，「看這蠢貨啊……」

他拿起棍子便打白也奴。

「你的未婚妻叫什麼名字呀？」

「那麼你不再打我了嗎？」

「哼，我還不過剛剛打開頭哩。」

「她叫瑪文娜，又叫青髮女郎。」

「哈——哈——哈——」阿金又笑轉過去，對白也奴後腦殼上打了三記。「最可

敬的觀衆……難道有青色頭髮的女孩嗎？」

可是，當他那麼一轉身朝着觀衆時，突然看見前排座椅上的木頭人，有嘴，有耳朵，長鼻子，戴一頂有鬚的尖頂帽……

「看啊，這是鼻拉長啊！」
阿金嚷起來，用手指指着鼻拉長。

「活的鼻拉長呀！」白也奴大聲喊叫，舞動着袖子。

從卡通樹兩旁，跳出來許多木偶——穿黑襯衫的女孩，子們，可怕的兜腮鬍子，戴着尖



帽的人，用卸子做眼睛的毛鬚鬚的小狗，鼻子像黃瓜樣的駝子們。

他們一起跑到臺邊的蠟燭前面，順着臺口站着，一面看着，一面嘴裏像在說急口令：「這是鼻拉長呀！這是鼻拉長呀！到我們這兒來吧，到我們這兒來吧，快樂的小騙子鼻拉長啊！」

這時候，鼻拉長從座椅上跳到踏板上，從踏板上跳到舞臺上。

木偶們捉住鼻拉長，開始擁抱他，吻他，摸弄他……然後全體木偶合唱「跳波爾加舞的小鳥」歌。

早晨的時光，

在森林裏的小草地上，

小鳥兒跳波爾加舞。

鼻子向左，尾巴朝右，——

這是跳波爾加舞的卡拉巴絲。

兩隻小甲蟲——敲鼓，

一隻青蛙在奏低音。

鼻子向左，尾巴朝右，——

這是跳波爾加舞的巴拉巴絲。

小鳥兒跳波爾加舞，

因為——她很快樂。

鼻子向左，尾巴朝右，——

波爾加舞就是這樣的呀……

觀眾已經被感動了，有一個奶媽甚至流下眼淚。一個消防隊隊員，唔呀唔的哭起來。只有那些坐在後排座位上的孩子們生氣得很，並且跺着腳：

「不要親吻啦繼續表演啊。」

全場都聽到這種鬧轟轟的聲音，後來從舞臺邊上走出一個人樣子是那麽可怕，只

要你看他一眼，就能夠把你嚇死。

他那沒剃過的濃密的兜腮鬍子，一直伸到臺板上，凸出的眼睛轉來轉去，一張嘴，裂開一排牙齒。樣子不像是人，像是一頭鱷魚。他手裏拿了根七尾鞭。

這人是木偶戲院的老闆，木偶科學博士卡拉巴絲·巴拉巴絲先生。

「噶——噶——噶，咕——咕——咕！」他對鼻拉長大叫。「搗亂我漂亮滑稽劇的表演是你嗎？」

他捉住鼻拉長，把他帶到戲院的貯藏室裏，吊在一根釘上。回頭來用七尾鞭威嚇木偶們，叫他們繼續表演。

木偶們馬馬虎虎地演完滑稽劇，舞臺閉幕了，觀眾走散了。

木偶科學博士卡拉巴絲·巴拉巴絲先生到廚房去吃晚飯。

他把下巴鬍子塞進一隻口袋裏，這樣就不礙事了。他坐在爐子前面，在爐子上面的火鉤上，烤着一隻兔子，兩隻雛雞。



他拿手指頭揩掉口涎之後，碰了碰烤肉，原來烤肉還是生的。爐子裏柴火很少，他用手掌煽火，煽了三次。

阿金和白也奴跑進來了。

「把那個懶惰的鼻拉長壞蛋給我帶來，」卡拉巴絲·巴拉巴絲說。「他是乾柴做的，我要把他丟到火裏，我的燒肉很快就會烤熟了。」

阿金和白也奴跪到地上，哀求饒恕不幸的鼻拉長。

「我的鞭子在那兒呀？」卡拉巴絲·巴拉巴絲哼呀哼的說。

這時白也奴和阿金一面哭着，一面跑到貯藏室，從釘上取下鼻拉長，把他牽到廚房裏。

卡拉巴絲·巴拉巴絲沒有燒掉鼻拉長，反而給他五枚金幣，放他回家。

木偶牽着鼻拉長，把他放到靠近爐門鐵格子那兒的地板上，卡拉巴絲·巴拉巴絲

先生，鼻孔裏呼嚕呼嚕地響着可怕的聲音，他手裏拿着火叉，亂搗爐裏的炭火。突然，他的眼睛變得血紅，鼻子跟臉全堆起皺紋。大概是他的鼻孔裏落進了一小塊炭粒。

「啊卜……啊卜……啊卜……」卡拉巴絲·巴拉巴絲嘴裏咕咕響，眼睛擠呀軋的發着光，「啊卜……啊卜……啐！」

因為他用火叉在火爐裏去灰，所以他就這麼打了一個噴嚏。

木偶科學博士一打噴嚏，他就不能夠停止，一連要打上五十個噴嚏，有時候繼續不斷打上一百個。

因為這種不平常的噴嚏，弄得他有氣沒力，脾氣就和善一點。

白也奴暗暗對鼻拉長嘖咕說：

「趁他打噴嚏時候，跟他說說看吧……」

「啊——啐！啊——啐！」卡拉巴絲·巴拉巴絲張着大嘴吸氣，唏哩嘩啦地打噴嚏，

搖擺着頭，踩着腳。

廚房全都震動起來，玻璃窗震得噹噹響，那些掛在釘頭上的油炸鍋，煮菜鍋，叮叮噹噹地搖擺起來。

在這些噴嚏中間，鼻拉長悲傷地，細聲細氣地說：

「可憐啊，我真是不幸，誰也不來憐惜我。」

「不許叫！」卡拉巴絲·巴拉巴絲喊道。「你搗亂我的……」

啊——啐！」



「你多福多壽，先生，」鼻拉長哭泣。

「謝謝……那麼——你的爸爸和媽媽還活着嗎？啊——啐！」

「我從來，從來就沒有媽媽，先生。唉，我真是不幸呀！」於是鼻拉長又那麼尖厲地叫起來，叫得卡拉巴絲·巴拉巴絲的耳朵裏好像針刺的一般。

他氣得把腳直躁。

「住嘴，我對你說啊——啐！那麼，你的父親活着嗎？」

「我的可憐的父親還活着，先生。」

「我要知道你的父親生活得怎麼樣，好讓我想想，把你拿來烤一隻兔子和兩隻小

雞。啊——啐！」

「我的可憐的父親，快要餓死了，凍死了。我是他年老時唯一的靠山。請可憐可憐，放我走吧，先生。」

「見你——萬個鬼！」卡拉巴絲·巴拉巴絲大叫起來。「那裏有什麼可憐不可憐。免

子和小雞是一定要烤熟的。給我爬到火爐裏去。」

「先生，這個我不能做。」

「爲什麼？」卡拉巴絲·巴拉巴絲問，其實，不過想讓鼻拉長繼續講話，免得尖聲地噉噉叫，刺痛他的耳朵。

「先生，我已經試過一次了，我把鼻子伸到爐子上，不過戳通了一個洞。」

「這才怪呀！」卡拉巴絲·巴拉巴絲驚奇得很。「怎麼你會用鼻子把爐子戳一個洞呢？」

「因爲，先生，爐子和那火上面的小鍋，都是畫在一塊粗布上面的呀。」

「啊——啐！」卡拉巴絲·巴拉巴絲這回噴嚏打得那麼響，打得白也奴飛到左邊，阿金飛到右邊，鼻拉長呢，就像陀螺樣地轉着。

「你在那兒看見爐子，火，小鍋是畫在一塊粗布上面的呢？」

「在我的爸爸康而樂的小房間裏。」

「你的父親是康而樂」卡拉巴絲·巴拉巴絲從椅子上跳起來，舞動兩隻手，他的兜腮鬍子飛起來。「這樣說來，在老康而樂的小屋裏，是會發現祕密的……」

但是，這時候的卡拉巴絲·巴拉巴絲，一看就知道，他並不願意講出什麼祕密來，他用兩個拳頭堵住自己的嘴。並且呆坐了好一會兒，用那突出的眼睛，看着快要熄滅的爐火。

「好，」最後他說，「這回晚餐，我就吃沒有熟透的兔子和烤雞。我饒你一條命，鼻拉長。還有……」

他的手插進兜腮鬍下面的胸前口袋裏，取出五枚金幣，遞給鼻拉長。

「還有……請你把這幾個錢收下來，帶給康而樂。給我表示一點敬意，並且，請你轉言，我祝福他無論怎樣也不會餓死和凍死，而最要緊的，——不要離開他那把爐子畫在舊粗布上的小屋子。下去，睡覺去吧，明天一早就回家去。」

鼻拉長把五枚金幣放進口袋裏，回答了一個恭敬的鞠躬：

「謝謝你，先生。請你相信，要我帶錢是頂靠得住的……」

阿金和白也奴領鼻拉長到木偶臥室，在那兒木偶們又開始擁抱，接吻，推呀撞的，摸着弄着鼻拉長，擁抱過了又擁抱，接吻過了又……因為鼻拉長沒有可怕的死在火爐裏，是意想不到的。

他低聲向木偶們說：

「這裏倒有什麼祕密。」

鼻拉長在回家的路上，遇到兩個壞蛋——花貓巴西里和狐狸阿里斯。

清早，鼻拉長數了數錢，——金幣的數目，好像跟手指頭的數目一樣，——五個。他把金幣握在拳頭裏，跳呀跳的往家裏跑，一壁嘴裏噙咕着：

「我給爸爸康而樂買新外套，買許多尖頂帽，插在棒兒上的糖公雞。」

當木偶戲院的屋子和那飄揚着的旗子從眼睛裏隱去了的時候，他看見兩個壞東

西，垂頭喪氣地在那灰塵的路上，慢慢踱着，這兩個壞東西，一個是三隻腿跛子狐狸阿里斯，一個是瞎眼睛貓巴西里。

這一隻貓，不是鼻拉長昨天在街上碰見的那隻貓，但是那隻貓也叫巴西里，身上也是有花紋的。

鼻拉長打算從他們身邊走過，可是狐狸阿里斯討好地勸他說：

「好啊，親愛的鼻拉長。你這麼忙着上那兒去呀？」

「我回家去，到康而樂爸爸那兒去。」

狐狸歎了一口氣，更加討好地說：

「我早不知道，你會碰到窮光蛋康而樂，他又餓又冷，實在不好……」

「你看見的嗎？」鼻拉長伸開拳頭，露出五枚金幣。

狐狸看見金幣，不自覺地把爪子伸到鼻拉長面前，貓突地睜開瞎眼睛，閃閃發光地看着鼻拉長，好似兩個綠燈籠。

但是鼻拉長一點也不注意。

「親愛的，好心的鼻拉長，你拿這些錢去做什麼用呢？」

「給爸爸康而樂買短外套……買新課本……」

「課本，哦，哦，」阿里斯說。一面搖頭，「學問不會使你得到好處……我就曾經讀過

書，弄過學問，然而——你瞧——我現在只落得三隻腿走路。」

「課本，」瞎眼貓巴西里呼呼地說，生氣地吹動鬍子。「我給這該死的學問把眼睛

都弄瞎了……」

在路旁邊，一棵枯樹的樹枝上，蹲着一頭老鴉，他聽着聽着便哇哇叫道：

「胡說，胡說！」

花貓巴西里立刻跳得很高，用爪子打落樹枝上的烏鴉，撕着烏鴉的半截尾巴，——

老烏鴉好容易飛走了。於是他又裝假，好像是瞎子。

「你爲什麼打老烏鴉呢，花貓巴西里呀？」鼻拉長奇怪地問。

「我的眼睛瞎了哩。」花貓答道。「我以為樹上是隻小狗……」
他們三個在灰塵的路上，一道走着。狐狸說：

「聰明的，智慧的鼻拉長，你不要使你的錢變到十倍多呢？」

「當然，我要啊！可有什麼法子嗎？」

「這簡單得很。跟我們一塊兒走吧。」

「到那兒去？」

「到愚人國去。」

鼻拉長想了一會。

「不，對不起，我馬上要回家去。」

「請吧，我們也不會用繩子拖住你。」狐狸說，「那是你自討苦吃呀。」

「那是你自討苦吃呀，」貓嘟囔着說。

「你自己跟自己作對，」狐狸說。

「你自己跟自己作對，」貓嘟囔着說。

「你的五枚金幣，可以變成一個錢堆……」

鼻拉長站住了，嘴一張……

「吹牛皮！」

狐狸坐在尾巴上，嘴裏掛下唾涎：

「我現在給你說個明白。在愚人國裏，有一塊肥美的田，——叫做『神奇之田』；你在這塊田裏掘一個小洞，說三聲：『克里克斯，菲克斯，貝克斯，』把金幣放進小洞裏，蓋起泥土，上面撒一點食鹽，弄好之後，你就去睡覺。到了早晨，洞裏長出一棵不大的樹，樹上不是生着葉子，而是掛着金錢。懂嗎？」

鼻拉長甚至跳起來。

「吹牛皮！」

「我們走吧，巴西里，」狐狸發怒地把鼻子一歪，說，「你不相信我們，——我們也不

必……」

「不，不，」鼻拉長叫道，「我相信，我相信……我們快點到愚人國去吧……」

在「三鯉飯店」裏

鼻拉長，狐狸阿里斯，瞎眼貓巴西里，走下了山坡，走呀走的——走過田野，葡萄園，走過小松樹林，從小松樹林裏走出來，走到海邊，於是又轉灣，離開海岸，又走過那些小松樹林，葡



萄園……

在山岡上，有一個大村莊，太陽在村莊上面，遠遠看去，一會兒到了右邊，一會兒到了左邊……

「唉，到愚人國去，不是那麼容易的呀，爪子都磨破啦……」

走到天晚了，他們看見路旁邊有一座平頂舊屋子，門頂橫了一塊招牌：

三鯉飯店

店主人跑出來迎接客人，脫掉光頭上的帽子，深深地彎着腰，請客人到店裏休息。

「我們就是吃乾果皮也不礙事啊，」狐狸說。

「就是拿麵包皮來待客也行啊，」貓補充說。

他們走進飯店，坐在爐子附近。在火爐的鐵兜子和油炸鍋上，炸着什麼雜燴。



狐狸不絕地淌口水；瞎眼貓巴西里把爪子放到桌子上，把有鬚子的下巴伏到爪子上，眼睛盯住食物。

「喂，店主人，」鼻拉長鄭重說，「給我三小塊麵包皮……」

店主人險些兒驚異得仰倒過去，這麼體面的客人，卻這麼小氣相。

「熱鬧的，調皮的鼻拉長，跟你開玩笑呀，店主人，」狐狸嘻嘻地笑起來。

「他是開玩笑啊，」貓哼呀呼的說。

「你帶三塊麵包皮給他，——除此之外，那美味的烤山羊，」狐狸說，「還有那鍋裏的小鵝，一對斑鳩，是的，還有心肝五臟，請你都……」

「來六條極肥的鮪魚，」貓命令說，「還要一些魚生做菜。」

簡單一點說，凡是爐灶上所有吃的東西，他們都要，剩給鼻拉長的，只是一片麵包皮。狐狸阿里斯和瞶眼貓巴西里，連骨頭都一起吃下去了。他們的肚皮膨脹起來，臉上滿是油光。

「該我們休息的時候了，」狐狸說，「到半夜辰光，我們要動身的。不要忘記叫醒我們啦，店主人……」

狐狸和貓倒在兩張軟軟的牀上，唏呼唏呼，噤哩噤哩，抽起鼾來。鼻拉長睡在屋角狗窩的草窠上，腿都伸不直。

他夢見一棵樹，長着圓圓的金葉子……他剛要伸手……

「喂，鼻拉長先生，時候到了，已經半夜啦……」

有人敲門。鼻拉長一跳爬起來，揉了揉眼睛。一看牀上——貓也沒有了，狐狸也沒有了，牀上是空空的。

店主人向他說明道：

「你的尊貴的朋友，很早就自動起身，吃了許多冷包子，走了……」

「他們沒有留下任何什麼話嗎？」

「他們要我告訴你很要緊的話，要你，鼻拉長先生，不要耽誤一分鐘，趕快朝森林的那條路上去……」

鼻拉長跑到門口，可是店主人站在門限上，眼睛細睨着，兩手撐住腰。

「昨晚的飯錢誰付呀？」

「哦，鼻拉長叫道，「多少錢啦？」

「總共一塊金……」

鼻拉長立刻想從店主人腿邊上溜過去，可是店主人抓了一把燒火的鐵叉，他那硬刺一般的鬍子，連耳門上的頭髮，都倒豎起來。

「請你付錢，無賴的東西，否則我就把你刺穿，像刺一頭小甲蟲！」

鼻拉長沒法子，只得從五枚金幣裏拿出一枚來付帳。他惱恨地頓着腳，離開了該死的飯店。

夜是昏暗的，漆黑的，好似一團煤炭。周圍所有的人們，都還在睡夢裏。只有夜烏斯比卡在鼻拉長頭頂上，無聲地飛翔。

斯比卡用輕飄的翅膀擦着鼻頭，用力的說：

「別相信，別相信，別相信！」

鼻拉長發氣地站住了。

「你說別相信什麼？」

「別相信貓和狐狸……」

「那麼相信你吧……」

鼻拉長又向前走，聽到斯比卡像是追趕上來，哭叫道：

「你要提防這條路上的強盜……」

強盜們進攻鼻拉長

天邊現出了綠色的光彩，——月亮升起了。

前面黑壓壓的森林，已經看得見了。

鼻拉長走得很快。有一個人跟在他後面，也走得很快。

鼻拉長加快步子跑。那個人緊跟在他後面，不聲不響地飛跑着。

他回過頭來一看。

有兩個人跟住他，——他們頭上披着口袋，口袋上替眼睛穿着兩個洞孔。

一個身材矮一點，手裏揮舞着一把刀，另外一個身材高一點，拿了把手槍，這手槍的



槍口，張大得好像一個漏斗。

「哎呀，哎呀！」鼻拉長噉噉叫，像兔子樣的，直奔向黑森林。

「站住，站住！」強盜們喊道。

鼻拉長雖然嚇得魂不附體，但他仍然有主意，——把四枚金幣塞到嘴裏，打路上一轉身，向那滿長着黑莓的籬笆牆邊走……可是，就在這時候，兩個強盜把他捉住……

「不是錢就是命！」

鼻拉長好像不懂得，他們究竟向他要什麼，只是一會兒一會兒醒着鼻

子。兩個強盜抖動他的衣領，一個拿手槍威嚇他，還有一個，捏他的口袋。

「你的錢放在那兒呀！」高身材的強盜大喊。

「拿錢來，賤賤東西！」矮個子強盜噴噴地叫。

「把你撕成碎片！」

「斫掉你的腦袋！」

鼻拉長嚇得渾身發抖，抖得那四枚金幣在他的嘴裏響起來了。

「喏，他的錢在這兒！」兩個強盜叫道：「錢在他的嘴裏……」

一個強盜抱住鼻拉長的頭，另一個捉住他的兩隻腳。開始把他在空中抖來抖去。鼻拉長只有咬緊牙關。

兩個強盜把他倒轉過來，兩腳朝上，把他的頭朝地上撞着。但是鼻拉長好像沒有這回事樣的。

那個矮個子強盜，拿闊刀撥鼻拉長的牙齒。眼看着就要撥開了……鼻拉長卻機敏

地——用盡氣力，一下咬住那強盜的手……然而這不是一隻手，卻是貓的爪子。這強盜撒野地號叫起來。這時，鼻拉長好像一頭蜥蜴似的，掉頭便向籬笆牆那兒跑，鑽進有刺的黑莓裏，把褲子和短上衣留在一堆刺上，爬到另外一邊去，於是開快步地急忙跑向森林。在森林邊頭，兩個強盜又追上了他。他縱身一跳，攀住搖晃着的樹枝，爬到樹上去了。兩個強盜緊追着他。但是頭上的口袋妨礙了他們。

鼻拉長攀到樹頂上，下了一個決心，於是便跳到隣近的一棵樹上。兩個強盜緊跟着他……

可是兩個強盜沒有法子想，只有在地上惱怒地搔着頭，踢着腳。

當他們咳嗽和抓癢的時候，鼻拉長從樹上滑落下來，拿出吃奶的力氣奔跑，他的腳步移動得那麼快，從來沒有看見過的那麼快。

因為月亮，樹木投下了長長的陰影。整個森林，像是無數的線條……

鼻拉長一會兒在陰影裏不見了，一會兒，他的白色尖帽又在月光裏出現了。

他辛辛苦苦跑到一個湖邊上。在鏡子般的湖水上，掛着一彎月亮，好似木偶戲院裏的佈景一樣。

鼻拉長轉身向右邊走——右邊是爛泥坑；向左邊走，左邊是爛泥坑……然而向後呢，後而又響起悉率悉率的樹枝聲音……

「抓住，抓住他！」

兩個強盜已經追上來，他們從潮濕的草裏高高跳起，想看到鼻拉長。

「瞧，他在那兒呀！」

鼻拉長只有跳水的一條路。這時他看見一隻雪白的天鵝，睡在附近的湖岸上，把頭插到翅膀裏。

鼻拉長跳入湖裏，撇了一個水悶子，一把揪住天鵝的爪子。

「咕——咕，」天鵝睡醒過來，咕咕叫道，「開什麼糊塗玩笑，好好放開我的腳吧！」

天鵝張開寬闊的翅膀，就在這時候，兩個強盜險些兒捉住鼻拉長剛出水的腳，天鵝



卻沈着地從湖上飛過去。

在湖的那邊岸上，鼻拉長放掉天鵝的爪子，抖了抖身體，跳了幾跳，於是順着滿生蘚苔的土堆子，穿過蘆葦，邁開大步，一直向那月亮照射着的小山崗走去。

強盜把鼻拉長吊到樹上

鼻拉長因爲疲乏，吃力地移動着兩隻腿，好像秋天窗臺上的蒼蠅。

突然，透過核桃樹枝，他看見一片美麗的草地。草地中央，有一所小小的被月光照亮的開着四個小窗的小屋子。在窗框上端，畫着太陽，月亮和星。

小屋四週，長着大大的琉璃色的花朵。

小路上鋪滿清潔的砂粒。從噴泉裏湧出細細的流水，水裏有一個格子花的小球，在那兒跳動着。

鼻拉長連手帶腳地爬到門口的踏級上。敲那小屋的門。屋裏一點聲音也沒有。他用

力敲，——大概是屋裏的人睡熟了。

這時，兩個強盜又從森林裏跳出來。他們已經泅過那湖，水從他們身上直淋下來。他們看見鼻拉長，矮子強盜醜怪地叫着貓的聲音，高身材強盜號着狐狸的聲音……

鼻拉長用手和腳打門。

「請救救我吧，請救救我吧，善良的人啊！」

這時，從小窗口裏，伸出一個頭髮卷曲的，美貌的女孩子，她有一個好看的聳起的小鼻子。

她的眼睛閉着。

「小姐，請開門吧，強盜追着我呀！」

「唉！多麼愚蠢的話呀！」女孩說，漂亮的嘴唇打着呵欠。「我要睡覺，我不能張開眼

睛……」

她舉起雙手，迷迷懵懵地伸了伸腰，於是關起窗子。

鼻拉長失望得撲倒地上，鼻子觸着砂土，就假裝死掉。

兩個強盜一步三跳地追上來了。

「哈哈，現在逃不出我們的手掌了吧！」

這是很難想得到的，他們再也拿不出什麼東西，逼迫鼻拉長張開嘴巴。假如在他們追上來的時候，他們沒有丟掉刀和手槍的話——那麼倒霉的鼻拉長的故事，就可以在這裏結束了。

最後，兩個強盜決定把他頭朝地腳朝天地吊起來。他們拿繩索網住他的腿，便把鼻拉長吊在櫟樹樹枝上……他們坐在櫟樹下面，拖着潮濕的尾巴，等候金幣從鼻拉長的嘴裏滾落下來……



天破曉的時候，刮起風來了，瑟瑟地吹動檜樹的葉子。鼻拉長搖擺起來，好似一根木頭樁。兩個強盜不耐煩地坐在濕漉漉的尾巴上……

「朋友，掛到晚吧，」他們狠狠地說，於是沿路去找一個飯店。

青髮女孩救了鼻拉長的命

在吊着鼻拉長的檜樹枝外邊，泛起了早晨的紅霞。

森林草地上的草，變成碧藍的顏色，琉璃色的花朵上，滿蓋着露滴。

青髮彎卷着的女孩，又打窗口伸出頭來，用手擦拭着那睜得大大的剛睡醒的美麗的眼睛。

這個女孩是卡拉巴絲·巴拉巴絲先生木偶戲院裏最美的木偶。她受不住老闆野蠻殘暴的虐待，從戲院裏逃出來，住在這森林中碧藍草地上孤獨的小屋裏。

走獸，飛禽，和一些昆蟲，都很愛她，——這大概因為她是一個有學問，有教養的，溫和

的女孩子。

走獸供給她一切生活必需的東西。

田鼠帶給她植物的根莖。

家鼠帶給她糖，乾酪和一片一片的香腸。

名貴的狗——獅子頭阿傑猛——帶給她麵包捲。

鴿子給她在市上盜取銀色紙包裝的蜜餞罐頭。

青蛙給她在核桃殼裏帶來檸檬汁。

老鷹帶來了香噴噴的野味。

五月的昆蟲帶來了各種漿果。

花蝴蝶給她製造胭脂粉。

青蟲擠出自己的液汁，給她做牙膏和擦門窗的油。

燕子撲滅竄入屋裏的黃蜂和蚊蚋……



總之，青髮女孩睜開眼睛之後，立刻便看到倒掛着的鼻拉長。

她兩手托着腮，大聲喊叫：

「啊，啊，啊！」

窗口下面，獅子狗阿傑猛一面梳着耳朵，一面走了出來。他剛給自己修剪過下半個身子的毛，這是他每天要做的功課。他的前半個身體，彎彎曲曲的毛是散亂的，尾巴尖上繫了一個黑蝴蝶結。在前面爪子上，有一個銀錢。

「我已經弄好了！」

阿傑猛把鼻頭轉到一邊去，掀開白牙齒上面的嘴唇。

「喊些幫手來，阿傑猛！」女孩說。「必須解下可憐的鼻拉長，把他帶到屋裏，請醫生來……」

「準備好了！」

阿傑猛因為要準備這件事，他這麼打個轉身，地上潮濕的砂粒也被他的後爪打起

來了……

他跑到螞蟻窩那裏，大聲怒吼，叫醒所有的螞蟻居民，於是派了四百個螞蟻——去咬斷那根吊着鼻拉長的繩結。

阿傑猛用前爪接住落下來的鼻拉長，便把他帶到屋裏……

把鼻拉長放到牀上，趕忙飛奔到森林繁茂的地方，立刻從那裏領來名醫梟鳥，看護婦癩蝦蟆，和人民的魔法醫師瘦狗樣的螳螂。

梟鳥把耳朵貼到鼻拉長的胸脯上。

「病人是死的成分多，活的成分少，」他咕嚕着說，把頭向後一百八十度地轉過來。蝦蟆用濕淋淋的爪子給鼻拉長按了好久。一壁考量着，一壁用突出的眼睛迅速的朝四處看。

她張開大嘴噤哩咕嚕說：

「病人活的成分多，死的成分少……」

人民醫師螳螂，用一雙好似草莖的瘦手，開始摩撫鼻拉長。

「兩面總得有一面，」他咕咕噥噥地說，「他要末活，要末死。如果他活的話——那他就活，或是不會活。如果他死——那就可以叫他活，或者不能夠叫他活。」

「賣賣賣狗皮膏藥，」梟鳥說，一壁抖動輕活的翅膀，飛到黑洞洞的頂樓上面。蝦蟆氣憤得全身的瘤都鼓起來。

「多麼討厭的糊塗呀！」她呱呱地說，肚皮咕咕地響，跳到潮濕的地窖裏去了。螳螂醫師總是裝做高貴的狗樣子，在窗子上轉來轉去。

女孩吃驚地拍着那雙美麗的手。

「唔，我怎麼醫治他呢，公民們？」

「用蓖麻子油，」蝦蟆打地下室裏呱呱說。

「用蓖麻子油！」梟鳥在頂樓上輕蔑地呵呵大笑。

「要末用蓖麻子油，要末不用蓖麻子油，」螳螂在窗子上磨着牙齒說。

這時候，兩腿被細到發青的，不幸的鼻拉長，哼呀哼的呻吟起來。

「用不着蓖麻子油，我自己覺得很好。」

青髮女孩疼愛地俯到鼻拉長身上。

「鼻拉長，我懇求你——閉住眼睛，捏住鼻子喝吧。」

「我不要，不要，不要……」

「我給你一塊糖……」

立刻有一隻白老鼠，從毯子爬到牀上，遞一塊糖給鼻拉長。

「你把糖拿着，要是你聽我的話，」女孩說，

「你給我一塊糖，可是……」

「你曉得，——要是不喝蓖麻子油，你會死的……」

「我死也不要喝蓖麻子油……」

這時女孩嚴厲地，聲音提得很高說：

「捏着鼻子，望着天花板……一二三。」

她把蓖麻子油灌進鼻拉長嘴裏，馬上遞了一塊糖給他，親了一個吻。

「得啦，一切都好了……」

名貴的獅子狗阿傑，歡喜得了不得，他用牙齒咬住自己的尾巴，在窗子下面直打轉，好似一千隻爪子，一千隻耳朵，一千隻發亮的眼睛做成的疾旋風一般。

青髮女孩想教鼻拉長學習

早晨，鼻拉長醒來，快樂而健康，好像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

青髮女孩在花園裏等他，她坐在一張小桌子邊頭，桌上擺着木偶的碗呀，碟呀，壺呀，等等飲食用具。

她臉上洗得漂漂亮亮，在聳起的鼻子上，兩頰上，撲了花粉。

她等候鼻拉長，發怒地揮開討厭的蝴蝶。



「看你，真是……」

她從頭到腳把木頭人看了一遍，眉頭一皺。叫他坐在桌子邊頭，倒了一小杯可可。鼻拉長坐在桌子邊頭，把兩隻腳盤到自己身上。他把核桃酥塞進嘴裏，嚼也不嚼一下，囫圇吞了下去。

他用手指一直伸進果子醬碗裏，掏了一手果子醬，得意地吸着。

當女孩轉過身去，拋掉幾個老金龜蟲的時候，鼻拉長抓起咖啡壺，從壺嘴裏把可可喝得精光。

他打了一個呃，可流到檯布上。

這時女孩板起面孔對他說：

「腿拿下來，放到桌底下去。不許用手吃東西，用刀和叉子吃東西。」
她氣得闔起眼睫毛。

「誰教你的，你說？」

「從前爸爸康而樂教我，現在沒有人教我。」

「現在我來教你，你要斯文一點。」

「這回可糟糕啦，」鼻拉長想。

在屋子四週的草地上，獅子狗阿傑猛在追趕小鳥兒。當小鳥兒蹲在樹上時，他搔着頭，跳躍着，一面轉着，一面吼着。

「他攆小鳥兒，攆得好起勁啊，」鼻拉長嘴裏吹着口哨，心裏這麼想。

因為他太坐近桌子，他週身爬滿了螞蟻。

後來，這惱人的早餐吃完了。女孩命令他揩掉鼻子上的可可。理了理衣襟和衣服上的蝴蝶結，攙着鼻拉長的手，帶他到屋裏——教他學習。

快樂的獅子狗阿傑猛，在草地上飛跑着，並且吠叫着，鳥兒們一些也不怕他，它們高興地吱吱喳喳叫，微風活潑地吹動樹枝兒。

「你把破衣服脫掉，我們給你合身的上衣和褲子，」女孩說。

四個裁縫——獨一無二的能手，駝背蝦子雪達洛，頭上一撮毛的灰啄木鳥嘉甲兒，大鋤角甲蟲阮加支和老鼠里西特——她們拿女孩的舊衣服，縫出漂亮的小衣裳。雪達洛裁衣服，嘉甲兒用尖嘴穿洞和縫紉，阮加支拿後腿撚線，里西特用嘴咬斷線頭。

鼻拉長不好意思穿女孩穿過的衣服，可是到底還是穿了起來。他一面醒着鼻子，一面把四枚金幣藏進新上衣的口袋裏。

「現在你坐下來，兩隻手放到前面。不許弓着背，」女孩說，一面拿了枝粉筆，「我們來玩算術遊戲……」

「你的口袋裏有兩隻蘋果。」

鼻拉長調皮地眼睛一擠。

「瞎說，一個也沒有……」

「我說，」女孩發急地補着說，「假設你的口袋裏有兩隻蘋果，有人拿你一隻。你的口袋裏還剩幾隻？」

「兩隻。」

「你好好想一想。」

鼻拉長皺起眉頭，——拚命地想。

「兩隻。」

「爲什麼？」

「無論是誰來搶我的蘋果，我都不會給他呀！」

「你一些兒算術天分都沒有，」女孩傷心地說。「我們來默寫吧。」

她擡起美麗的眼睛，朝着天花板：

「你寫：

『玫瑰花落到阿沙的爪子上。』

「寫成功了嗎？現在在你把這奇異的句子，倒過來讀給我聽。」

我們早已知道，鼻拉長甚至從來都沒有見過鋼筆和墨水瓶。

女孩說：「寫呀！」——於是鼻拉長立刻把鼻子伸進墨水瓶，當墨汁的污點從鼻子上落到紙上的時候，鼻拉長怕得厲害。

女孩氣得手一拍，她簡直眼淚都要湧出來。

「你是可惡的頑童，非得處罰你不可！」

她把身子伸到窗口外面。

「阿傑猛，你把鼻拉長帶到黑暗的貯藏室去。」

名貴的阿傑猛在門口出現了，露出一排白牙齒。捉住鼻拉長的上衣，倒退着步子，把他拖到貯藏室裏。在藏貯室的屋角裏，蜘蛛網上掛着老大的蜘蛛。阿傑猛把鼻拉長鎖在裏面，大叫了一聲，好叫鼻拉長嚇怕，於是又去追逐小鳥去了。

女孩倒在木偶的花邊牀上，大聲哭泣起來，因為這時她想起自己這麼殘酷地對待木頭孩子。可是，已經用這種方法教育他，這事情就得做到底。

鼻拉長蹲在黑暗的貯藏室裏，大着個喉嚨喊叫。

「看啦，傻女孩子……要做女老師，你也得想一想……自己是個磁腦袋，肚皮裏塞着棉花……」

在貯藏室裏，聽到吱吱響的尖厲聲音，像是誰在磨小牙齒。

「請聽，請聽……」

他擡起塗滿墨水的鼻子，看見天花板下面，頭朝下地倒掛着一隻蝙蝠。

「你說什麼？」

「請你等到夜裏，鼻拉長。」

「別做聲，別做聲，」牆角蜘蛛蘇蘇地說，「不要搖動我們的網，不要攪跑我們的蒼蠅……」

鼻拉長坐在一個破鉢子上，托着下巴。他曾經受過試驗，那些試驗比這回還要危險，可是不平的事情鼓勵了他……

「難道這麼教小孩子嗎？……這是虐待，不是教育，……這不是叫小孩子坐着，叫小

孩子吃東西……他還不曾熟悉生字——她立刻拿出墨水瓶來……就是小狗，恐怕還要追小鳥玩耍，——他什麼也沒有……」

蝙蝠又尖聲尖氣說：

「等到夜裏，鼻拉長，我領你到愚人國，你的朋友——貓和狐狸，在那兒等你，有幸福快樂的日子。你等到夜裏。」

鼻拉長到了愚人國

青髮女孩走到貯藏室門前。

「鼻拉長，我的朋友，你到底悔悟了嗎？」

鼻拉長很生氣，對於悔過這回事，在他的頭腦裏，從來沒有想到。

「如果你叫天不下雨，我一定悔過……」

「那麼，讓你在貯藏室裏坐到明天早晨……」

女孩痛苦地歎口氣，便走開了。

到了夜裏，梟鳥在頂樓上呵呵大笑。蝦蟆從地下室爬出來，爬到月光照着的水塘裏。女孩睡在花邊牀上，煩惱地哭泣了好久，方才睡着。

阿傑猛把鼻子伸到尾巴底下，睡在她寢室的門旁邊。

小屋裏自鳴鐘敲了十二下，半夜了。

蝙蝠從天花板上飛下來。

「時候到了，鼻拉長，逃吧！」蝙蝠逼到鼻拉長耳朵上說。「在貯藏室的角上，有一個老鼠洞——通到地下室……我在森林草地上等你。」

他飛出了天窗。鼻拉長走到貯藏室角上，一下絆到蜘蛛網。蜘蛛惡狠狠地盯住他，發出嘶嘶的聲音。

他鑽進通往地下室的老鼠洞。這條地道窄狹得了不得。鼻拉長吃力地在地下掙扎……突然頭朝下面，一下飛跑到地下室。

在地下室裏，他險些落到捕鼠器上，差一點碰到一條蛇的尾巴，這條蛇剛吃過餐桌上瓶裏的牛奶。他走過貓洞，跳呀跳的到了森林草地。

在琉璃色花朵上，蝙蝠無聲地飛着。

「跟我來，鼻拉長，到愚人國去！」

蝙蝠沒有尾巴，因為不和鳥一樣——是筆直飛的；他是用膜皮的翅膀，向上和向下飛的，他向上向下飛的時候，好似一個小惡魔；他的嘴老是張着，這樣可以不糟場時間，一路飛，一路捉，一路吃，一路吞掉活的昆蟲和夜蝶。

鼻拉長在潮濕的草地上跑着，草長得齊到他的頸子，掛着露水的狗尾巴草，掃着他的兩頰。

忽然，蝙蝠飛得很高，向那圓圓的月亮飛去，從對面跳出一個人來：

「帶來啦！」

鼻拉長立刻像一個地螺，從壁陡的山崖上飛跑下去。他跑得很快，吧啦一跤，跌到牛

旁上。

他揩掉滿嘴沙粒，圓睜着眼睛坐在地

上。
「喂，你……」

老貓巴西里和狐狸阿里斯，站在他的
面前。

「勇敢的，冒險的鼻拉長，你大概是從
月亮上掉下來的，」狐狸說。

「奇怪，他還活着，」貓假慈悲地說。

鼻拉長歡喜熟朋友，雖然他深深懷疑，
貓的右爪上纏着破布條，狐狸尾巴上卻沾
滿了池塘裏的爛泥巴。



「沒有壞事，也就沒有好事。」狐狸說，「所以，你到愚人國去……」

於是狐狸用爪子指着一座破橋，這破橋架在一條乾枯的河上。在河的那面，在垃圾堆中間，隱約地可以看見一些破爛的屋子，枝葉折斷的枯樹，和亂七八糟，歪歪斜斜的風鈴草。

「在這城裏，有人販賣兔子毛上衣，可以買來給康而樂爸爸。」狐狸一邊舐着口涎，一邊稱讚說，「有好看的圖畫書……哦，還有人賣好吃的包子，小棒棒撐着的糖公雞，你的錢還沒有丟掉吧，能幹的鼻拉長？」

狐狸阿里斯把他扶起來，用唾涎擦了擦爪子，把鼻拉長的上衣弄乾淨，於是帶他走過破橋。

已經是深夜，但是在愚人國的城裏，沒有一個人睡覺。

在那彎彎扭扭的，污穢的街道上，禿尾巴瘦狗，踱着漫步，餓得伸着懶腰……

「噢——咳——咳……」

肚皮毛破得稀爛的山羊，在人行道上吃着滿沾塵灰的草，抖索着骯髒的尾巴。

「啐——啐——啐——嗒……」

牝牛站在那兒，低垂着頭，他身上的骨頭，快要戳穿了皮。

「痛痛痛苦呀……」牝牛悶悶不樂地重複說。

在垃圾堆上，蹲着一羣烏鴉，在那兒搔着爬着——他們不飛走，——那怕你蹂腳嚇他們，也不飛走……

瘦老母雞，尾巴破拉拉的，走起路來跌跌衝衝……

然而，除開這些，在十字路口，伸直身子站着兇猛的警犬，頭上戴着三角帽，頸頸上套着有刺的項圈。

他們向飢餓的，生疥瘡的老百姓大聲喊叫：

「過過過去！停止，左左邊！不要停停停留……」

狐狸拉住鼻拉長，在街上往前走。

他們看見月亮下面的人行道上，那些散步的人，盡是戴着金絲眼鏡，肚子大大的老貓，手裏攙着裹着頭巾的小貓。

一頭肥胖的狐狸走過去了，他是這個城裏的縣長，他莊嚴地仰起鼻子，跟在他後面——有一頭傲慢不馴的小狐狸，爪子上拿着一朵紫羅蘭。

狐狸阿里斯噉着說：

「那些走路的人，是到『神奇之田』去種錢的……今天是最後一夜，還可以去種。到早晨，你就得到一堆錢，拿去買各式各樣的東西……我們快點走吧……」

狐狸和貓把鼻拉長引到一塊空地上，空地上橫七豎八地躺着一些壞罐子，爛鞋子，破靴和碎皮條……他們互相你一句，我一句，搶着對鼻拉長說：

「你挖洞。」

「把金幣放進洞裏。」

「撒一把鹽。」

「到森林裏取水來灌田，那就更好。」

「是的，不要忘記說『克里克斯，菲克斯，貝克斯』……」

鼻拉長抓了抓塗滿墨水的鼻子。

「你們要離開遠一點……」

「我的天，你把錢種在什麼地方，我們連看都不要看，」狐狸說。

「上帝保佑，」貓說。

他們走開了一點，躲在碎石堆後面。

鼻拉長挖了一個洞。念了三句咒語：「克里克斯，菲克斯，貝克斯，」把四枚金幣放進洞裏，用泥土掩蓋起來，從口袋裏掏出一把鹽，撒在上面。到森林草地裏捧了一捧水，澆到洞上。

於是坐在那兒，等候長出樹來……

警察捉去鼻拉長，並且不讓他說一句話。

狐狸阿里斯以爲鼻拉長要睡覺的，可是鼻拉長老坐在那碎石堆子上，焦急地伸着鼻子。

這時，阿里斯命令貓留在那兒監視，他自己卻跑到附近的警察局去。

走到警察局，在一間被煙薰黑的屋子裏，靠近一張墨跡斑斑的桌子，一條值日的獵犬在那裏酣酣地抽呼。

狐狸用最懇切動人的聲調對他說：

「勇敢的值日先生，可不可以拘留一個流浪的小偷呀？可怕的危險在威脅着這城市裏一切富有和尊貴的公民哩。」

值日獵犬帶醒不醒地吠了一聲，狐狸害怕地摸不着頭腦。

「小小小偷呢嗎！」

狐狸向他解釋，說危險的小偷是鼻拉長，是在一塊空地上發現的。

值日警犬仍然呢嗚呢嗚叫，他按了一下鈴。兩頭獵犬偵探，闖進屋裏，這些偵探從來不睡覺，他們不信任任何什麼人，他們甚至邪惡地對自己的人也發生懷疑。

值日警犬命令他們把危險的罪犯，不論死活捉住送到警察分局。

偵探們簡短地回答：

「呢嗚！」

於是，用特別靈活的步伐，舉起兩隻前腿，站立起來，飛跑到空地上。

最後一百步，他們把肚子壓着地面爬行，一下竄到鼻拉長跟前，抱住他的膈肢窩，把他拖到警察分局。

鼻拉長兩腿發抖，哀求地說——做什麼？做什麼？偵探們回答：

「到警察局審判……」

狐狸和貓，趁機挖出四枚金幣。狐狸狡猾地開始分配四枚金幣，起初貓分得一枚金

幣，他自己分得三枚金幣。

貓默默地用爪子搔着他那醜陋的面孔。

狐狸用爪子緊緊地抱住貓。於是他們兩個像圓球似的，在空地上打了一會滾。滾得貓和狐狸身上的毛，一絲一絲地在月光下飛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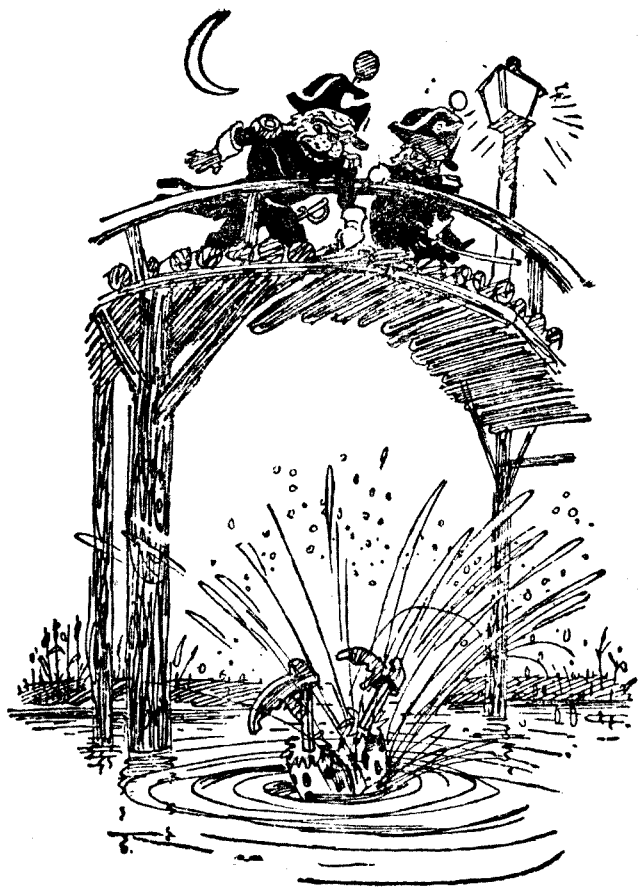
他們週身滾破了之後，彼此對半分了錢，夜裏，他們躲到城裏去了。

偵探們把鼻拉長帶到警察分局。值日獵犬打桌邊上爬出來，親自搜查鼻拉長的口袋。

什麼也沒有發現，除掉口袋裏有一小塊糖和核桃酥的碎屑；值日獵犬惡狠狠地對鼻拉長吠道：

「你犯了三種罪，小壞蛋：你是流浪的，沒有通行證的，沒有工作的。把他送到城外，丟到池塘裏淹死他。」

偵探們答道：



「呢鳴！」

鼻拉長想說一說爸爸康而樂的事情，告訴自己的奇遇。一切都沒有用，偵探們抓住他急急忙忙拖到城外，從橋上把他丟到滿是青蛙，水蛭和水甲蟲的深深的污水池裏。

鼻拉長落到水裏，綠色的浮萍沾滿他一身。

鼻拉長跟池塘裏的居民要好起來，他知道四枚金幣被狐狸和貓挖去，烏龜駝其拉送他一把金鑰匙。

不應該忘記，鼻拉長是木頭的，因此他在水裏是不會沈的。

然而，當他在水裏躺了好久，週身滿沾着綠浮萍的時候，他是害怕的。

池塘裏的居民在他的週圍擠攏來：誰都知道的愚蠢的黑色大肚皮蝌蚪啦，後腿像划槳的水甲蟲啦，水蛭啦，小蠍啦，它們吞食它們所遇到的一切東西，甚至連它們自己的同類，最後還有滿池塘各種微小的滴蟲。

蝌蚪用粗硬的嘴唇觸着他，並且得意地咬嚼帽頂的鬚子。水蛭鑽進上衣的口袋。一個水甲蟲，好幾次爬上他那從水裏伸得高高的鼻子，又從他的鼻子上跳到水裏去，好像小燕子。

許多小滴蟲，它們用細毛代替手和腳，彎彎扭扭的，急忙地顫動着，它們指望弄到一點什麼吃的東西，可是自己反而落到水甲蟲嘴裏去了。

鼻拉長無聊極了，他用腳後跟在水面上敲着。

「滾開！我不是一條死貓呀。」

他這麼一敲，水裏的居民都驚跳起來。他翻過身來，便在水上游泳。

在月光底下，水百合花的圓葉子上，坐着一羣大嘴青蛙，凸起的眼睛望着鼻拉長。

「這是一個什麼賊子在游水呀，」一個青蛙呱呱呱。

「鼻子好似鸛鳥的一樣，」又一個青蛙呱呱呱。

「這是海蛙啦，」第三個青蛙呱呱呱。

鼻拉長想休息，便爬到水百合大葉子那兒。坐在上面，緊緊抱住膝頭。於是牙齒發抖地說：

「一切男孩和女孩都喝牛奶，睡在溫暖的牀上，只有我坐在水淋淋的葉子上……給一點什麼東西我吃吧，青蛙。」

誰都知道，青蛙的血是很冷的。但是以爲他們沒有心肝，那是沒有理由的。當鼻拉長輕輕抖索牙齒，開始說到自己不幸的遭遇時，青蛙們便一個跟着一個，跳到水裏，急速地閃動後足，鑽到池塘底裏。

他們從塘底帶來死甲蟲，蜻蜓的翅膀，一塊塊的水藻，魚蝦的子，和一些植物的根莖。把所有這些食物放在鼻拉長面前之後，青蛙們又跳到水百合葉子上坐着，好像石塊似的，擡起那眼睛突出，嘴巴大大的腦殼。

鼻拉長嗅了嗅，嘗了嘗青蛙款待他的食物。

「我要嘔吐，」他說，「好骯髒呀！」

這時青蛙又一起跳進水裏……

池塘水面，綠萍蕩漾起來，一個大大的，可怕的蛇頭出現了。他向鼻拉長坐着的那張葉子浮過來。

鼻拉長的尖頂帽鬚倒豎起來。他險些兒嚇得栽倒在水裏。

但這不是蛇。這是一個誰都不怕的，眼睛近視的老烏龜駝其拉。

「啊，你這糊塗的，隨便相信人家，眼光很短的小孩子呀！」駝其拉說。「要是你坐在家裏，便可以用功讀書！你卻要去愚人國。」

「我想給爸爸康而樂弄到更多的金幣哩……我是一個很很很好的，有常識的小孩子……」

「你的錢給貓和狐狸藏起來了，」烏龜說。「他們打塘邊上跑過，停下來喝水，我聽到他們誇口，怎樣掘出你的錢，怎樣分掉你的錢……啊，你呀，糊塗的，隨便相信人家，眼光很短的傻瓜……」

「不應該罵人，」鼻拉長哼呀哼的說，「應該幫助人……我現在怎麼辦呢？呵，呵，呵……我怎麼回到爸爸康而樂那兒呢！唉，唉……」

他用拳頭揩揉眼睛，哭得那麼傷心，連青蛙都突然一起歎氣：

「唉——唉……駝其拉，幫助幫助人吧。」

烏龜向月亮望了好一會，像想起了什麼……

「有一次，我也幫助過一個人，而他後來，卻拿了我的祖父和我的祖母的骨頭蓋，做烏龜殼的梳子，」烏龜說，又對月亮望了好一會。「請你在這裏稍坐一下，鼻拉長，我鑽到水底下，——也許我可以找到一件有用的小東西。」

烏龜伸出蛇一般的頭，慢慢地鑽到水底下。

青蛙咕咕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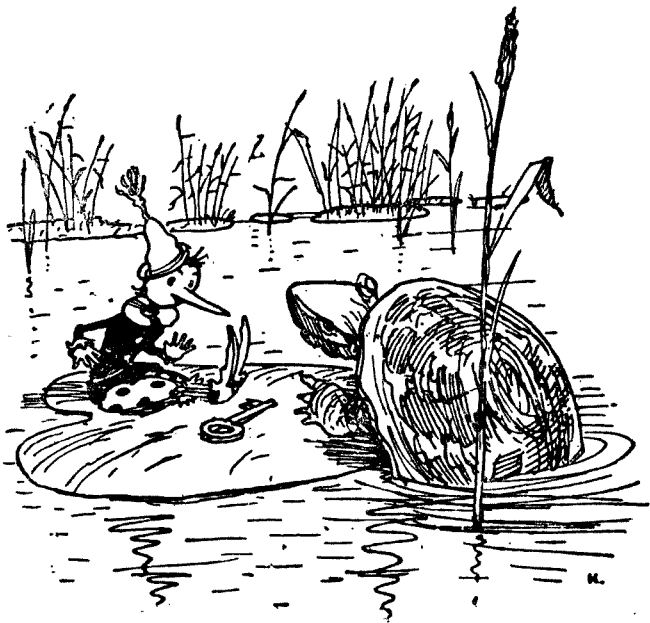
「烏龜駝其拉知道一個偉大的祕密。」

過了好久好久時候。月亮已經歪到山岡那邊去了……綠浮萍重又震盪起來，烏龜

出現了，嘴裏銜着一把小小的金鑰匙。

烏龜把金鑰匙放到靠近鼻拉長腳邊的葉子上。

「糊塗的，隨便相信人家，眼光很短的小傻瓜，」駝其拉說，「不要因為狐狸和貓把你的金幣藏起來而痛苦。我給你這把鑰匙。這鑰匙是一個兜腮鬍子掉落到池塘裏的，這人的兜腮鬍子是那麼老長老長，爲了鬍子妨礙他走路，他把鬍子



塞到口袋裏。哈哈，他怎樣求我替他在池塘底下尋找這把鑰匙啊……」

駝其拉歎了口氣，沈默了一會，於是又歎了一口氣，水裏翻起泡沫來……

「可是，我不幫助他，我那時候，因為我的祖母和我的祖父給人做成梳子，我對於人很氣憤。那個兜腮鬍子，關於這把鑰匙，說了很多話，可是我全忘了。我只記得用這把鑰匙，可以打開一扇什麼門，這樣便會有幸福的……」

鼻拉長的心被打動了，眼睛燃燒起來了。他立刻忘記所有不幸的事情，他從口袋裏扯出一條水蛭，把鑰匙放到裏面，鄭重地謝了謝烏龜駝其拉和青蛙，便跳到水裏游到岸上。當他像一個黑魔鬼似的在岸上出現時，青蛙們跟他後面跳舞蹈着說：

「鼻拉長，鑰匙不要丟掉呀。」

鼻拉長逃出愚人國，又遇見不幸的同志。

烏龜駝其拉不會指示走出愚人國的道路。

鼻拉長朝眼睛能夠看到的地方逃跑。在那黑壓壓的樹木外面，天上的星閃出亮光。山崖的絕壁，突出到路面上。山谷裏躺着霧氣騰騰的雲。

突然，有一個灰色的球，在鼻拉長的面前跳躍起來，立刻就聽到狗吠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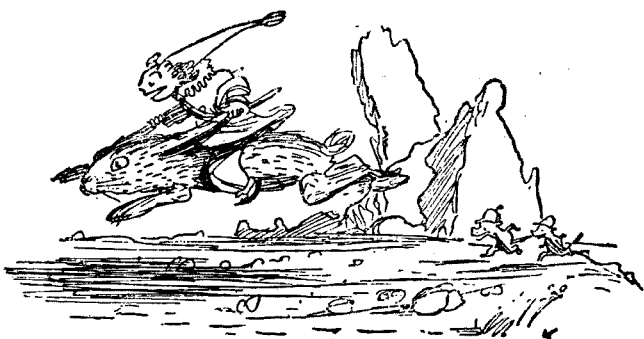
鼻拉長縮到山崖裏。打他身旁，有兩條愚人國的警犬，兇猛地抽呼着鼻子，飛跑過去。灰色的球從路邊上跑到斜坡下面。兩頭警犬跟在它後面追趕。

當腳步聲和吠聲離遠了，鼻拉長跳下來就跑，他跑得那麼快，快到連天上的星星，在黑樹枝外面飄流起來。

忽然，灰色的球又跳到路上來。鼻拉長趕上去仔細一看，原來是個兔子，兔子背上坐着一個雪白的小人，兩隻手捉住兔子耳朵。

小石子打斜坡上滾落下去——惡狗緊跟着兔子跳到路上來，於是又一點聲音都沒有。

鼻拉長跑得如此之快，快到現在天上的星發了瘋似的，在黑壓壓的樹枝外面飛



馳着。

第三次，兔子又跳到路上。小人的腦袋撞到樹枝上，從兔子背上掉下來，一直倒在鼻拉長的腳跟前。

「啫啫啫——呃鳴！捉住他！」兩條警犬又跟兔子後而追來：他們的眼睛裏，充滿兇殘的惡意，兇殘到既沒有看到鼻拉長，也沒有看到小白人。

「請饒恕我，瑪文娜，請永遠饒恕我，」小白人用哭泣的聲音囁嚅着說。

鼻拉長身子彎到前面，對他吃驚地一看，原來這小人是穿着長袖子白色長襯衫的白也奴。

白也奴頭朝下地躺在車輪的溝轍上，看上去他認為自己已經死掉，嘴裏卻噙着謎樣的話：「請饒恕，瑪

文娜，請永遠饒恕，」在跟自己的生命告別。

鼻拉長開頭搖擺他，拖他的腿，——白也奴沒有動彈。這時鼻拉長伸手摸出一條曾經鑽到口袋裏的水蛭，把它放到白也奴沒有氣息的鼻子上：

水蛭呆了一會兒，然後搔他的鼻子。白也奴一骨碌坐了起來，搖着頭，摔掉水蛭，呻吟地說：

「啊，我還活着，這是明明白白的呀！」

鼻拉長抱住他那白得好像唾沫的嘴巴，在嘴巴上親吻，於是問道：

「你怎麼到這裏來呢？爲什麼你騎着灰兔子飛跑呀？」

「鼻拉長，鼻拉長，」白也奴回答，一面膽怯地四面看了看，「你快靠緊我一點……不是嗎，狗追不着灰兔子，——他們卻可以追着我……卡拉巴絲·巴拉巴絲先生日夜追捕我。他在愚人城裏雇了警犬，並且發誓要捉我，不論捉活的或者捉死的。」

兇狗的叫聲又去遠了。鼻拉長抓住白也奴的袖子，把他拉到含羞草叢那兒，草叢上，

滿佈着圓圓的，黃黃的，香氣芬芳的，小泡泡的花兒。

在草叢下面，他們躺在腐爛的葉子上，白也奴逗到鼻拉長耳朵上說：

「你曉得，鼻拉長，有一次夜裏，刮着大風，下着傾盆的大雨……」

白也奴告訴鼻拉長，他怎樣騎兔子，到了愚人國。

「你曉得，鼻拉長，有一次夜裏，刮着大風，下着傾盆大雨。卡拉巴絲·巴拉巴絲先生坐在火爐旁邊抽煙。所有的木偶已經睡了。我一個人沒有睡。我思念青髮女孩……」

「你想誰，看你這個笨傢伙，」鼻拉長打斷他的話。「我昨天晚上，就從這個毛丫頭那裏逃跑的——從那有蜘蛛網的貯藏室裏……」

「怎麼！你看見青髮女孩嗎？你看見我的瑪文娜嗎？」

「你以爲——希罕！」

白也奴跳起來，舞動着兩隻手。

「請你領我到她那兒……如果你幫助我去找瑪文娜，我就告訴你金鑰匙的祕密……」

「怎麼？」鼻拉長歡喜地叫道。「你知道金鑰匙的祕密？」

「我知道金鑰匙在什麼地方，怎樣得到這把金鑰匙，我知道拿這把鑰匙一定能够打開一扇小門……我偷聽了祕密，也就因為這個緣故，卡拉巴絲·巴拉巴絲先生用警犬來追捕我……」

鼻拉長很想馬上誇句大話說神祕的鑰匙在他的口袋裏。但爲了不隨便說出來，他從頭上扯下尖帽，塞到嘴裏。

白也奴哀求領他到瑪文娜那裏。鼻拉長用手指來幫忙，他指手畫腳，對這個獸子解釋，說現在天黑，危險，天亮的時候——他們便跑到毛丫頭那兒去。

白也奴沒有辦法，只得又躲到含羞草堆下面，鼻拉長用毛鬚的聲調說話，這是因爲他的嘴裏塞着尖帽兒哩。

「施施說呀……」

「是這樣的，——有一次，夜裏刮着大風……」

「這你已經施施說過……」

「好，是這樣的，」白也奴接着說，「我，你曉得，沒有睡，突然聽到有人大聲地敲窗子……」

「卡拉巴絲·巴拉巴絲先生抱怨地說：『這樣的狗天氣有誰來呀？』」

「『是我——杜爾瑪，』窗外面回答，『賣治病水蛭的人。請允許我在火上烘乾衣服吧。』」

「我，你曉得，很想看一看是怎樣一個賣治病水蛭的。我悄悄地折轉窗帷的角，伸頭向屋外面。於是——我看見：」

「卡拉巴絲·巴拉巴絲先生打圈手椅上站起身來，和平日一樣，腳踏着他的鬍子，嘴裏咒罵着，把門打開來。」

「一個長長的，濕淋淋的人，小小的小小的面孔，走進屋裏，他的面孔，打着皺折，好像一個霉菌。身上穿一件舊的綠色外套，衣帶上掛着鉗子，小鉤子，壓髮針。手裏拿着一個鐵罐子和一張魚網。」

「『要是你的肚子痛，』他說，一面彎腰行禮，好像他的背打中間折斷了似的，『如果你有厲害的頭痛病，或者耳朵響，我可以把半打靈驗的水蛭，給你放到耳朵裏。』」

「『見你的鬼——妖怪，什麼水蛭呀！你可以烘乾你的衣服，稍稍走近一點。』」

「杜爾瑪開始把背朝着火爐。」

「他的綠色外套上，立刻冒出水蒸汽，並且放出爛泥的氣味。」

「『水蛭的交易真難做，』他又說。『要是給我一塊冷豬肉，一杯葡萄酒，我準備把一打最美麗的水蛭，給你放到屁股上，如果你的骨頭生痛……』」

「『見你的鬼——妖怪，什麼水蛭！』卡拉巴絲·巴拉巴絲叫道。『請吃豬肉和葡萄酒吧。』」

「杜爾瑪開始吃豬肉，他的面孔縮緊起來，又拉長起來，好似橡皮做的。吃過和喝過之後，他討了一小撮煙草。」

「『先生，我吃得又飽又暖，』他說。『爲了報答你的盛情招待，我告訴你一個祕密。』」

「卡拉巴絲·巴拉巴絲先生吸着煙嘴，回答道：

「『世界上只有一個祕密，我想知道這個祕密。所有其餘的祕密，我都瞧不起，我要用鼻子嗤它。』」

「『先生，』杜爾瑪說，『我知道一個大祕密，它是烏龜駝其拉告訴我的。』」

「講到這句話的時候，卡拉巴絲·巴拉巴絲眼睛凸出來了，跳着，鬍子弄得稀亂，筆直飛向害怕的杜爾瑪，壓住他的肚子，於是好像一條水牛似的大叫道：

「『最親愛的杜爾瑪，最寶貴的杜爾瑪，你說，快點說，烏龜駝其拉告訴你什麼！』」

「那時杜爾瑪便告訴他下面的故事：

我在恐人城附近一個骯髒的池塘裏捉水蛭。四塊錢一天，我僱了一個窮人，

——他脫掉衣服，走下池塘，到水齊頸子地方，便站在那裏，當水蛭還沒有在他身上吸飽時候。

那時他走到岸上，我打他身上取下水蛭，於是再打發他到池塘裏去。當我們用這種方法，捉到足夠數量的時候，忽然水裏現出一個蛇頭。

「你聽着，杜爾瑪，」蛇頭說，「你驚動我們美麗池塘的所有居民，你把水弄混濁了，你不讓我早餐後安靜地休息……這種胡作非爲，什麼時候完結呢……」

我看這是一個普通的烏龜，也就一點不怕，回答道：

「我此刻沒有把你污水池裏的水蛭捉到精光……」

「我預備收買你，杜爾瑪，只要你讓我們的池塘安靜，並且再也不要來。」

那時我開始拿烏龜來開玩笑：

「哈哈，你呀，一個飄在水上的舊皮包，蠢頭蠢腦大叔駝其拉，你能够用什麼來收買我呢？難道用你自己收藏爪子和頭的烏龜殼嗎？我把你的烏龜殼賣給人家做

梳子……」

烏龜臉上氣得蒼白，對我說：

「在池塘底下有一把魔鑰匙……我知道一個人，他只要得到這把鑰匙，他便能夠在世界上，要怎樣便怎樣……」

「杜爾瑪這句話還沒有來得及說完，卡拉巴絲·巴拉巴絲好像吃了一泡屎樣的叫喊道：

「『這人就是我呀！我呀！最親愛的杜爾瑪，那你爲什麼不向烏龜拿這把鑰匙呢？』」
 「『喏，還有啦！』杜爾瑪回答，滿臉堆起皺紋，這麼一來，他的臉好像煮熟了的霉菌。」
 「還有啦！——拿刮刮叫的水蛭去換什麼一把鑰匙……直接了當說，我們跟烏龜罵起來了，於是他從水裏舉起爪子，說道：

「我賭誓——你，和別的什麼人，都不能得到這把魔鑰匙。我賭誓——只有那樣的人能得到這把鑰匙，這人使池塘裏全體居民都請求，我把這把鑰匙給他……」

「烏龜舉着爪子，鑽進水裏去了。」

「趕緊到愚人國去呀！」卡拉巴絲·巴拉巴絲叫嚷着，焦急地把鬍梢子塞進口袋，一面拿帽子和手提燈。「我坐到池塘岸上。我可憐相地微笑着。我哀求青蛙，蝌蚪，水甲蟲，請他們懇求烏龜……我許給他們五十萬個最肥大的蒼蠅……我會像一條光桿水牛似的傷心號叫，我會像一隻大公雞似的大聲呻吟，我會像一條鱷魚似的哭泣，我跪在最小的青蛙面前……鑰匙一定要為我所有！我要到一個城裏，我走進一座屋子，我深入到樓梯下面一所房間……我找尋一扇小門——所有的人打這小門邊走過，而誰也沒有注意到它。我把鑰匙插進鎖縫裏……」

「這時候，你懂吧，鼻拉長，」

白也奴坐在含羞草下面的枯葉上說：

「我聽得這麼有興趣，我全身都從窗帷下面伸出去了。」

「卡拉巴絲·巴拉巴絲看見了我。」

「你偷聽，混賬東西！」

於是他跳起身來，要捉拿我，並且要把我丟到火裏，他又抖亂了鬍子，帶着怕人的大笑，撞翻了椅子，鬍子拖在地板上。

「我記不起，那時我在窗外而有什麼感覺，我怎樣爬過柵欄。黑暗裏刮着大風，下着沙沙的大雨。」

「黑雲在我的頭上閃着電光，在我後面十步遠的地方，我看見飛跑的卡拉巴絲·巴



拉巴絲和賣水蛭的……我心想：『死定了，』腳這麼一軟，跌到一個輕鬆而溫暖的東西上，抓住一個東西的耳朵。

「這是灰兔子。他怕人地吱吱叫着，高高地飛跳着，但是我緊緊地揪住他的耳朵，於是我們在黑暗裏飛跑過田野，葡萄園，菜園。」

「當兔子跑累了坐下來時，用兩片嘴唇發怒地咀嚼着，我吻他的小腦殼。」

「『喏，求求你，我們還要跑一截路，我的灰……』」

「兔子歎了口氣，於是我們又向不知去向的地方飛跑——一會兒向右，一會兒向
左……」

「烏雲散開，月亮出來，我看見山下一座小城，看見那東倒西歪的風鈴草。」

「在向小城去的路上，卡拉巴絲·巴拉巴絲和賣水蛭的，在那兒直跑。」

「兔子說：『嘿，你瞧，這是兔子走運！他們去愚人城裏僱警犬。我們準完蛋了。』」

「兔子萎靡不振，打不起精神來了。他用鼻子觸着爪子，掛下耳朵。」

「我哀求，我哭泣，我甚至向他行禮，把腰彎到腳底。兔子不動，

「但是，當兩隻塌鼻子惡狗，右爪上帶着黑纏結，步子跑得很急地打城裏竄出來時，
兔子輕輕抖動過身的皮毛，——我吃力地趕緊騎到他的背上，他便絕望地朝森林逃
走……」

「其餘你親眼看到了，鼻拉長。」

白也奴講完故事，鼻拉長細心地問他：

「那麼在一座什麼屋子裏，在什麼樓梯下面的小房間裏，可以找到一扇小門，拿這
把鑰匙去開呢？」

「卡拉巴絲·巴拉巴絲沒有來得及說到這件事……嘻，反正我們不中用，——鑰
匙在湖底裏……隨便什麼時候，我們也不會看見幸福……」

「你看見過這個嗎？」鼻拉長對住白也奴耳朵大叫，一面打口袋裏掏出鑰匙，把它
在白也奴鼻子前面轉了一轉。「這就是它呀！」

鼻拉長和白也奴來到瑪文娜家裏，但是他們立刻跟瑪文娜和獅子狗阿傑猛

一同逃走。

當太陽在岩石重重的山頂上，升起時，鼻拉長和白也奴爬出含羞草堆，跑過田野，順着昨天夜裏蝙蝠領鼻拉長逃出來的那條路上走回去，就是從青髮女孩屋子到愚人國那條路上走回去。

白也奴臉上的笑容是可以看得見的——這是因為他馬上快看到瑪文娜了。

「你聽到吧，」他每過十五秒鐘問道，「鼻拉長，她歡喜我嗎？」

「我怎麼知道……」

過了十五秒鐘又問：

「你聽到吧，鼻拉長，她突然不歡喜我了嗎？」

「我怎麼知道。」

他們終於看見白色的小屋子，窗頂上畫着太陽，月亮和星。輕煙從煙突裏昇起來。在輕煙上面，飄浮着一朵不大的雲，好像一個貓頭。

獅子狗阿傑猛坐在階沿臺上，不時向那朵雲吠叫着。

鼻拉長不大願意回到青髮女孩屋裏。但是他已經餓了，在老遠的地方就伸着鼻子，嗅到煮牛奶的香氣。

「如果這毛丫頭又想來教我，我喝了牛奶——再也不在這裏停留。」

這時瑪文娜從小屋裏走出來。她一隻手裏拿了把盜咖啡壺。另一隻手裏拿着一小隻煎餅。

她的眼睛早已哭腫了。——她以為老鼠把鼻拉長從貯藏室拉出來吃掉了。

她走到鋪砂小路，剛坐在木偶桌子邊上。——琉璃色花朵擺動起來，蝴蝶在花朵上飛舞，好像白的和黃的葉兒，於是鼻拉長和白也奴走來了。

瑪文娜眼睛張得老大，他驚異地看着兩個木頭小孩自由在地往她身邊跳着。

當白也奴看到瑪文娜時，嘴裏開始囁咕着，他說的話是那麼的不接氣，獸頭獸腦的，我們不能夠在這裏證明他說些什麼話。

鼻拉長好像什麼也不在乎地說：

「看我把他領來了，——你教他……」

瑪文娜終於明白了，這不是一個夢。

「啊，多麼幸運呀！」他咕囔說，但是立刻又提高聲音補說：「孩子們，趕快去洗臉和刷牙吧。阿傑猛，你把他們帶到泉水那兒。」

「瞧吧，」鼻拉長大聲說，「她開頭喊你去——洗臉，刷牙。洗乾淨之後，她就好老實不客氣的虐待你……」

他們仍然洗了臉，刷了牙。阿傑猛用尾巴尖上的毛鬚給他們刷乾淨衣服……

他們坐在桌子邊頭。鼻拉長把吃的東西填滿了兩片腮瓣。白也奴卻連一塊煎餅也吃不下去，他望着瑪文娜，好像瑪文娜是杏仁粉捏成似的。

後來看得瑪文娜急起來。

「唔，」她對他說，「你爲什麼老看着我的面孔呀？用早飯吧，安靜一點。」

「瑪文娜，」白也奴回答道，「我早就什麼東西也不吃了，我做詩……」

瑪文娜奇怪起來，又大大地張開眼睛。

「那麼——請朗誦你的詩吧。」

她用好看的手托住腮，擡起美麗的眼睛，看着那貓頭似的一朵雲。

白也奴開始放聲讀詩，聲音大到好似他坐在深井裏讀詩一樣：

瑪文娜逃亡到外國去了，

瑪文娜不見了，我的未婚妻……

我痛哭，我不知道——

我應該躲在那兒，

離開木偶的生活

不是更好嗎？

白也奴沒有來得及讀完，瑪文娜沒有來得及讀這首滿意的詩，在鋪砂的小路上，蝦蟆出現了。

他可怕地凸起眼睛，咕咕的說：

「昨天夜裏，昏了頭的烏龜駝其拉把金鑰匙的事，全都告訴了卡拉巴絲·巴拉巴絲……」

瑪文娜雖然莫名其妙，卻嚇了一跳。白也奴跟所有的詩人一樣，毫不在意地發出無所謂的感歎，他這種感歎，我們也不能夠在這裏證明是什麼意思。接着鼻拉長立刻跳起來，動手把餅子，糖果，蜜餞果子，塞進口袋。

「我們趕快逃吧。如果警犬把卡拉巴絲·巴拉巴絲領來——我們送命啦。」

瑪文娜臉色發白，好像白蝴蝶的翅膀。白也奴以為她快要死了，一下便撲到她身上，打翻了她的咖啡壺，可流到瑪文娜好看的衣服上。

阿傑猛暴跳起來，大聲吠叫——他本要替瑪文娜擦衣服的——卻轉過來抓住白也奴的衣領，抖動白也奴，這時白也奴口吃吃地說不出話來：

「够了，我求你……」

蝦蟆用突出的眼球望着這場亂子，並且又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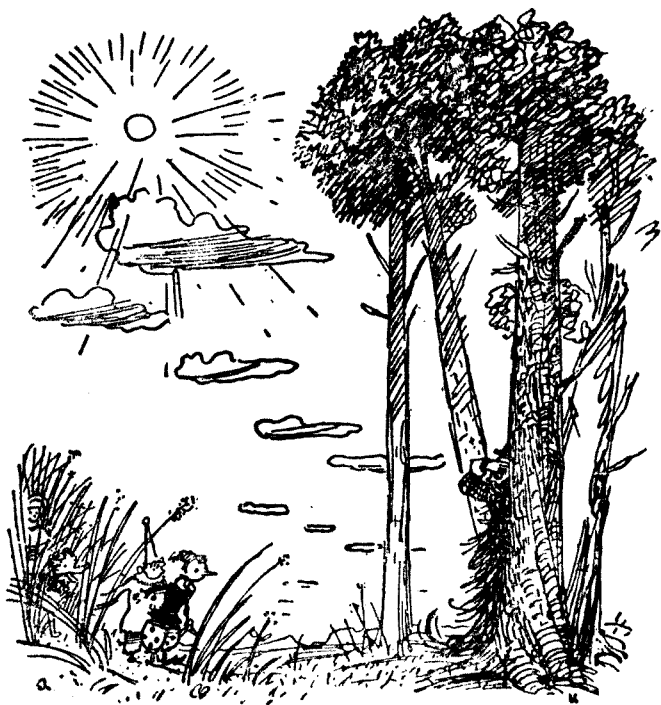
「再過四個鐘點，卡拉巴絲·巴拉巴絲跟警犬要到這兒來……」

瑪文娜化妝逃走。白也奴掉了魂地拖着兩隻手，甚至要仰倒在鋪砂小路上。阿傑猛拖出兩個裝家用物品的包袱，門都關上了。烏雀在樹林裏，驚惶地唧唧喳喳叫個不歇。燕子在田野上飛馳着。梟鳥在頂樓上撒野地呵呵大笑，更添上不少恐慌。

鼻拉長一個人不忙不亂。他把裝着細軟的兩個包袱放到阿傑背上馱着。讓穿着美麗貴重衣服的瑪文娜坐在包袱上。他吩咐白也奴揪住狗尾巴。自己卻帶頭在前面走：

「慌什麼哩！我們逃走吧！」

當他們四個——在狗前頭勇敢走着的鼻拉長，騎在包袱上的瑪文娜，把愚蠢的詩



當作健康思想的白也奴，忠實的獅子狗阿傑猛——走出草叢，向平坦的原野走去時，
——卡拉巴絲·巴拉巴絲拖得老長的，亂糟糟的兜腮鬍子，打森林裏伸出頭來。因為太陽光的原故，他用手掌遮着眼睛，向四面窺看。

在森林邊緣上惡戰

卡拉巴絲·巴拉巴絲先生用繩子牽着兩條警犬。他看見平坦田野上的逃亡者，便張開長牙齒的嘴巴。

「哈哈！」他大叫一聲，便把狗放出去。兇惡的兩隻狗，一開頭用後腿在地上搔踢，他們連叫也不叫，甚至眼睛朝別的地方看，卻不看着逃亡者，——這樣誇張自己的力量。後來，兩隻狗慢慢走到鼻拉長，阿傑猛，白也奴和瑪文娜恐怖地站着的那個地方。看上去要死光了。卡拉巴絲·巴拉巴絲，醜模怪樣地跟在警犬後面走。他的兜腮鬍

子，每分鐘每分鐘地從上衣口袋裏飛出來，在腳底下踏得亂七八糟。

阿傑猛夾住尾巴，惡狠狠地吠叫。瑪文娜兩手直抖。

「我怕，我怕！」

白也奴拖着袖子，望着瑪文娜，相信什麼都完了。

鼻拉長頭一個想起來。

「白也奴，」他嚷道，「拉住毛丫頭的手，跑到湖邊上，那兒有天鵝……阿傑猛，你丟

掉包袱，去掉手錶，——準備打架……」

瑪文娜差不多剛聽到這個勇敢的佈置，便從阿傑猛身上跳下來，挽起衣襟，向湖那邊逃走。白也奴跟在她的後面。

阿傑猛扔掉包袱，取下爪子上手錶，摘掉尾巴上的蝴蝶結。剝出白亮的牙齒，跳到左面，跳到右面，伸開筋肉，也開始用伸開的後腿踢着泥土。

在原野上，有一棵獨一無二的意大利松樹，鼻拉長順着油脂很多的樹幹，攀登到樹頂上，在樹頂上大巴個喉嚨喊着，號着，噫哩哩的叫着：

「猛獸呀，鳥鵲呀，昆蟲呀！他們在打我們呀！請快來搭救無罪的木頭人啊……」

兩條警犬好像現在才看到阿傑猛，便一度向他衝過去。靈活的獅子狗一個轉身，便用牙齒咬斷一隻狗的尾巴，咬破另一隻狗的大腿。

警犬笨拙地回過頭來，再向獅子狗撲過去。這時獅子狗高高跳起，放他們從身子下面過去，於是又趕上去撕破一隻狗的腰，另一隻狗的背。

第三回，兩條警犬向他直奔過來。這回阿傑猛把尾巴拖在草地上，在原野上轉着圈子，飛也似地奔跑，一會兒讓兩條警犬離得近些，一會兒反過來把他們放到自己的鼻頭前面。

場鼻子警犬現在真正氣透了，呼呀唏的響着鼻子，跟阿傑猛後面追趕，卻沒有用處，他們一心想弄死阿傑猛，並且最好是扼住阿傑猛的咽喉。

那時卡拉巴絲·巴拉巴絲走到意大利松樹底下，抱住樹幹，開始搖動松樹。

「爬下來呀，爬下來呀！」

鼻拉長用手，腳，牙齒，緊緊貼在樹枝上。卡拉巴絲·巴拉巴絲拚命擺動松樹，所有樹枝上的松果全相互碰撞起來。

在意大利松樹上，松果是有刺的，有重量的，大到好似小香瓜。這種松果，如果落到頭上——
「包管你要啊唷啊唷！」

鼻拉長好容易揪住搖擺的樹枝。他看見阿傑猛已經伸出像紅布條的舌頭，漸漸跑得緩慢了。

「還我鑰匙呀！」卡拉巴絲·巴拉巴絲高聲大叫，裂開嘴巴。

鼻拉長順着樹枝爬着，努力爬到一大堆松果的地方，開始咬嚼一根掛着松果的樹莖。卡拉巴絲·巴拉巴絲擺動得很厲害，於是沈重的松果飛下來了，——拍！——一直打到他長牙齒的下巴上。

卡拉巴絲·巴拉巴絲甚至被打得蹲在地上。

鼻拉長去摘第二個松果，於是——拍！一直打到卡拉巴絲·巴拉巴絲的頭頂上，好

似打在皮鼓上。

「他們打我們呀！」鼻拉長又喊將起來。「援助沒有一點罪的木頭人啊！」

第一個飛來援助的是球胸鴿——他們開始採取低空飛行，在警犬鼻子前面的空中掃蕩着。警犬白白地咬響牙齒——球胸鴿不是蒼蠅，他們好似灰色的閃電——嘶克，掠過警犬的鼻子。

從那貓頭似的黑雲裏，落下來一隻黑鷹——這黑鷹是平日送野味給瑪文娜的；他拿鋒利的爪子，刺破警犬的脊背，用龐大的翅膀飛翔起來，把警犬吊起來，又放下去……一隻警犬咬牙切齒地用爪子向天空撲着。

阿傑猛從側面跑上來，向另一隻狗猛衝過去，撞到他的胸脯上，把他打倒，咬了一口，便轉身跳開。

於是阿傑猛又在原野上繞着獨棵松樹飛奔，兩隻吃痛的，挨咬的警犬，跟他後面追。蝦蟆來幫助阿傑猛。他們牽出兩條蛇，這兩條蛇因為年紀老了，眼睛都瞎了。他們反

正是要死的，——或者死在爛樹枝底下，或者死在鷺鷥的胃裏。蝦蟆勸他們要像英雄樣的死去。

名貴的阿傑猛決定現在進入公開戰鬥。

他坐在尾巴上，剝出下牙。

警犬向他直撲過去，於是三個扭做一團，像毛球似的在地上翻滾。

阿傑猛用下巴咬，用爪子戳。警犬不顧咬傷和抓破，他們等待一個機會，想扼住阿傑猛的喉管——這是生死關頭的地方。在一片原野上，他們站立起來，磨擦牙齒，大聲吼叫。

刺蝟全家老小都來幫助阿傑猛；刺蝟本人，小刺蝟，刺蝟外婆，兩個未出嫁的刺蝟姑娘，刺蝟小女兒。

肥大的，黑天鵝絨色的大胡蜂，穿着金黃色的外套，嗡嗡嗡嗡的飛來，兇猛的大黃蜂用翅膀發出嘍呀嘍呀的聲音飛來。金龜蟲和生着長觸角咬人的甲蟲都爬來。

所有走獸，飛禽，昆蟲，一齊奮不顧身，向可惡的警犬直湧過去。

刺蝟、小刺蝟、刺蝟外婆兩個未出嫁的刺蝟姑媽和刺蝟小女兒，全體像球似的捲縮起來，並且，以好像打出去的棒球的速度，用刺直戳着警犬的嘴臉。

大胡蜂、大黃蜂，出其不意地用毒刺刺他們。大螞蟻不慌不忙地鑽進鼻孔裏，放出有毒的螞蟻酸水。

金龜蟲和快牙齒甲蟲，咬他們的肚臍眼。

老鷹一會兒用鉤子一般的嘴啄刺這隻警犬的頭腦殼，一會兒啄那隻狗的头腦殼。蝴蝶和蜜蜂，像一片密雲似的在他們眼睛前面衝來衝去，擋住光亮。

蝦蟆拿出預備好的兩條蛇，這兩條蛇準備英雄般的犧牲。

就在這時候，一隻狗的下巴張得老大，想打個嚏噴，好把有毒的螞蟻酸水打出來，瞎眼睛老蛇，搖着頭直向他的喉管前進，並且好似一個螺旋釘，直鑽到食道裏面。

另一隻狗也遭到同樣的命運！第二條瞎眼蛇鑽到狗的下巴嘴。

兩條警犬，被咬得，刺得，戳得遍體是傷，——氣喘呼呼的，開始在地上，沒有依靠地轉

着身子。

這一場惡戰，阿傑猛變成一個勝利者。

這時，卡拉巴絲·巴拉巴絲最後從寬大的嘴裏掏出一個有刺的松果。

因為松果打到頭頂上，打得他的眼睛急得突出來。他跌跌衝衝地，又抱住意大利松的樹幹。風掀開了他的兜腮鬍子。

坐在樹頂上的鼻拉長，看見卡拉巴絲·巴拉巴絲兜腮鬍的梢子，被風吹得飄起來，便把它黏到有油脂的樹幹上。

鼻拉長掛到樹枝上，用挑唆的口氣說：

「叔叔，不要追我呀，叔叔，不要追我呀……」

鼻拉長跳到地上，繞着松樹週圍跑。卡拉巴絲·巴拉巴絲伸手去捉鼻拉長，跟他後面跑，繞着樹轉圓圈。

跑了第一個圈子，眼看鉤子般的手指就要捉住鼻拉長了，跑了第二個圈子，跑了第



三個圈子……

卡拉巴絲·巴拉巴絲的兜腮鬍子，繞在樹幹一轉，緊緊地黏到松樹油上。

當卡拉巴絲·巴拉巴絲收拾鬍子時，他的鼻子抵住樹，鼻拉長朝他伸了伸長舌頭，於是逃到天鵝湖去——尋找瑪文娜和白也奴。

阿傑猛三隻腿都被抓破了，全身重量壓在第四隻腿上，跟在鼻拉長後面，一走一歪，像一頭跛腿的狗。

原野裏剩下兩隻警犬，看樣子，這兩隻警犬的性命，連兩個乾癟的死蒼蠅都不值了，還有驚惶失措的木偶科學博士卡拉巴絲·巴拉巴絲先生，他的兜腮鬍子牢牢地黏在意大利松樹上。

在 洞 窟 裏

瑪文娜和白也奴坐在蘆葦裏一個潮濕溫暖的土堆上。

一張掛滿蜻蜓翅膀和蚊蟲的骯髒蜘蛛網，從上面遮住他們。

小青鳥們從蘆葦飛到蘆葦，帶着高興的驚訝，看着哭得悲傷的瑪文娜。

遠處傳來使人膽寒的犬吠聲和刺耳的尖銳聲——大概阿傑猛和鼻拉長，爲了朋友，高貴地拚掉自己的生命。

「我怕，我怕，」瑪文娜重複說，一面用牛蒡小葉兒掩住濕潤的面龐。
白也奴想用詩來安慰她：

我們坐在土堆上，

那兒生長着小花朵——

黃黃的，叫人心愛的，

氣味很芬芳。

我們要在這土堆上，

度過一個夏天，

啊——在幽靜的地方

一切都驚奇……

瑪文娜踏了他幾腳。

「你真叫我討厭，討厭，孩子……你去摘一朵鮮牛蒡看看——這裏是一片水塘，而且是在洞裏啦。」

突然，鬧嚷的聲音，刺耳的尖叫聲，在遠處寂靜下來。瑪文娜慢慢合起手掌。

「阿傑猛和鼻拉長死了……」

於是面孔撲到土堆上，撲到綠色的蘚苔上。

白也奴不在意地靠近瑪文娜身邊，踏着兩隻腳。風像掃帚似的，吹得蘆葦小聲地瞿瞿。

最後聽到腳步聲音，毫無疑問，這是卡拉巴絲·巴拉巴絲來了，來用野蠻手段捉拿瑪文娜和白也奴，並且把他們兩個塞到深無底的口袋裏。蘆葦朝兩邊分開來了，——鼻

拉長出現了：鼻子像一個突出的什麼，嘴拉到耳門。身上被撕破的阿傑猛，背着兩隻包袱，一走一跛地跟在鼻拉長後面……

「他們還要跟我鬪呀！」鼻拉長說，不去注意瑪文娜和白也奴的高興。「貓對付我，狐狸對付我，警犬對付我，卡拉巴絲·巴拉巴絲親自對付我——嘿！小毛丫頭，快爬到狗身上去，小傢伙，你抓住狗尾巴。我們走……」

他便勇敢地在土堆上走，拿臂撥開蘆葦，——繞過湖，向湖的對面走去……

瑪文娜和白也奴弄得連問都不敢問鼻拉長，跟警犬戰鬥是怎樣收場的，爲什麼卡拉巴絲·巴拉巴絲不追他們。

當到達湖的那邊岸上時，名貴的阿傑猛開始號泣起來，並且四隻腿都跛了。必須給他做個繃帶，包紮傷口。

在石頭的小山上，有一棵老大的松樹，在這棵松樹的根底下，他們看見一個洞窟。他們把包袱拖進洞裏，阿傑猛也鑽到裏面。

名貴的阿傑猛，開頭舐着爪子，然後把爪子伸到瑪文娜面前。鼻拉長把瑪文娜舊襯衣撕做繃帶，白也奴拿着繃帶，瑪文娜包紮。

包好之後，替阿傑猛試了溫度，於是他安靜地睡眠。

鼻拉長說：

「白也奴，到湖裏去拿水來。」

白也奴服從他的命令。一步一步，嘴裏咕嚕着詩，一下蹴了腳，在路上丟掉壺蓋，好容易在壺底裏弄了點水來。

鼻拉長說：

「瑪文娜，快去拾樹枝生火。」

瑪文娜卻不以爲然的看着鼻拉長，聳了聳肩膀，——便拾了一點乾樹莖子……

鼻拉長說：

「用這些事來處罰，才是好的教育……」

自己打水，自己拾樹枝和松果，自己在洞口燒火，噼噼拍啦熱鬧的聲音，像高大的松樹上樹枝碰響……自己把可可放到水裏煮。

「快得很呀！坐下來吃早飯……」

瑪文娜老不做聲，抿着嘴唇。但是現在，她很強硬的提高嗓子說：

「鼻拉長，你不要以為跟狗鬪過架，把我們從卡拉巴絲·巴拉巴絲手裏救出來，並且將來會更加勇敢，那麼你就可以不必在吃東西之前洗手和刷牙……」

鼻拉長仍然坐下來說：「你洗手呀！」眼睛凸出來，望着鐵一般性格的毛丫頭。

瑪文娜走出洞口，拍起手掌：

「蝴蝶呀，青蟲呀，甲蟲呀，蝦蟆呀……」

不過一分鐘——週身花粉的大蝴蝶飛來了。青蟲和陰沈沈的滾屎蟲爬來了。

蝦蟆鼓動肚皮……

用翅膀表示歎息的蝴蝶，他們全坐在洞窟的牆壁上，希望把洞裏弄得美麗起來，並

且不讓撒下來的泥土落到食物裏。

滾屎蟲把洞窟地板上所有污穢爬成許多小球，然後把它們拿出去倒掉。

一條肥碌碌的白毛蟲，爬到鼻拉長頭上，立刻掛在他的鼻頭上，向他牙齒上擠了一點膏汁。不管鼻拉長願意不願意，非得要擦牙齒不可。

另外一條青蟲，給白也奴擦牙齒。

剛睡醒的獾子走來了，好似一頭毛鬆鬆的小豬……他用爪子去拿住褐色的毛蟲，從他們身上擠出褐色的液汁，放到鞋面上，又用尾巴熟練地刷乾淨三雙鞋子——瑪文娜一雙，鼻拉長一雙，和白也奴一雙。

刷乾淨之後，伸了一個懶腰：啊——哈——哈——於是一躡一躡地走開了。

齷齪的，敏捷的，快樂的，頭上長着一撮紅毛的戴勝，飛進洞裏來了，他倒豎起來當他覺得有什麼奇怪的時候，總是這麼倒豎着。

「誰要梳頭呀？」

「我要梳頭，」瑪文娜說。「請你吹一吹，梳一梳，我的頭髮弄亂了……」

「鏡子在哪兒呀？你聽到嗎，心愛的人啊……」

這時凸眼睛蝦蟆說：

「讓我們去拿……」

十個蝦蟆，呼吸着肚子，跳呀跳的跑到湖裏。他們擡了一頭鏡子樣的扁魚，代替鏡子。這頭扁魚肥肥的，打着瞌睡，他們拉着他的鰭，把他抱了就走，橫豎他也不曉得。

他們把扁魚尾巴朝下，直直地擺在瑪文娜面前。把茶壺裏的水，灌進魚嘴裏，讓他不
要呼吸。

齷齪的戴勝替瑪文娜吹頭髮。小心地打牆上取下一個蝴蝶，朝瑪文娜鼻子上撲花
粉。

「成功了，心愛的……」

於是——呼——像一隻跑得很疾速的球，飛出洞窟去了。

蝦蟆把扁魚拖回湖裏。鼻拉長和白也奴——不管怎麼樣——都洗了手，連頸頸子都洗了。

瑪文娜才決定吃早飯。

吃過早餐，瑪文娜拂去膝頭上的碎屑，說道：

「鼻拉長，我的朋友，上一次我教你默寫。我們現在繼續上課……」

鼻拉長想逃出洞窟——眼睛看着洞口外面。可是他捨不得拋棄沒有人幫助的志和病着的狗。他嘟囔說：

「寫字的東西拿不到……」

「不對，拿得到的，」阿傑猛呻吟說。一面爬到包袱那兒，用牙齒解開包袱，拿出一瓶墨水，一盒子筆，練習簿，甚至還有一個小地球儀。

「別抓住筆桿子發顫，別太靠近筆頭，不然的話，你的手指要給墨水弄髒的，」瑪文娜說，擡起眼睛望着洞窟的天花板，望着蝴蝶……



這時，聽到樹枝薩薩響，粗裏粗氣的嗓子在說話——販賣治病水蛭的杜爾瑪，和拖着兩條腿的卡拉巴絲·巴拉巴絲，打洞窟旁邊走過。

笨大的松果，把木偶戲院老闊的前腦殼染成赤紫色了，鼻子打腫了。兜腮鬍子上——滿是碎片片和黏着松樹油。他責罵着，嘴裏吐着，說道：「不會跑遠的。他們就在這兒什麼地方，在森林裏。」

不管怎樣，鼻拉長決定偵探卡拉巴絲·巴拉巴絲金鑰匙的秘密。

卡拉巴絲·巴拉巴絲和杜爾瑪從洞窟旁邊走過去。

在平原上戰鬥的時候，賣治病水蛭的杜爾瑪嚇得躲在草叢裏。當一切事情完了時，他等了一會，等到阿傑猛和鼻拉長沒有躲進濃密的草叢裏，於是才敢露面，千難萬難地從意大利松樹幹上，撕開卡拉巴絲·巴拉巴絲的兜腮鬍子。

「噫，小孩子作弄你哩！」杜爾瑪說。「我得給你放兩打最好的水蛭到後腦殼上……」

卡拉巴絲·巴拉巴絲大叫道：

「見你十萬個鬼！我要趕快去追那小混蛋啊！」

卡拉巴絲·巴拉巴絲和杜爾瑪照着逃亡者的足跡走。他們用手撥開草，他們巡視每一個樹叢，他們搜查每一個土堆子。

他們看見老松樹根附近燒木柴的煙，但是他們想不到木頭人會躲在這個洞窟裏，

並且他們還敢燒木柴。

「我要拿小刀把這小混蛋切成幾片，」卡拉巴絲·巴拉巴絲咕噥着說。
逃亡者隱藏在洞窟裏。

現在怎麼辦呢？逃嗎？可是週身裹着繃帶的阿傑猛沈沈地睡着。這猛犬非得睡二十四小時，才能治好傷口。

難道丟棄名貴的狗，讓他獨個留在洞裏嗎？

不，不得救的話——大家一起得救，死——大家一道……

鼻拉長，白也奴和瑪文娜，在洞窟底下，堵着鼻子，商議了好久。決定在洞裏等到早晨，用樹枝把洞口偽裝起來，給阿傑猛做滋補的食物，使他能儘快的恢復健康。

鼻拉長說：

「我到底想，無論怎樣要打聽卡拉巴絲·巴拉巴絲，知道那個小門在什麼地方，這小門可以用這把金鑰匙打開來。在小門裏面，一定有希罕的東西……並且，它會給我們——

帶來幸福……」

「沒有你在這兒，我怕，我怕，」瑪文娜責怪地說。

「白也奴不是幫助你嗎？」

「哎，他只會念詩……」

「我會像獅子似的保護瑪文娜，」白也奴聲音壯大，好像大強盜說話一樣，勸道，

「你還不知道我……」

「白也奴是勇敢的，他早就這樣勇敢啊！」

於是鼻拉長動身，照着卡拉巴絲·巴拉巴絲和杜爾瑪的腳印跑。

他很快看見他們。木偶戲院老闆坐在小河岸上，杜爾瑪拿酸模草的葉子當手巾，放到卡拉巴絲·巴拉巴絲的瘤上。

老遠便聽到卡拉巴絲·巴拉巴絲空肚子裏猛烈地呼嚕呼嚕響，賣治病水蛭的杜爾瑪，空肚皮裏憂愁地噉咕噉咕叫。

「先生，我們必須加油，」杜爾瑪說，「找那混蛋東西，也許要拖到深夜呀。」

「我一下可以吞掉一個小整豬，一對鴨子，」卡拉巴絲·巴拉巴絲愁眉苦臉地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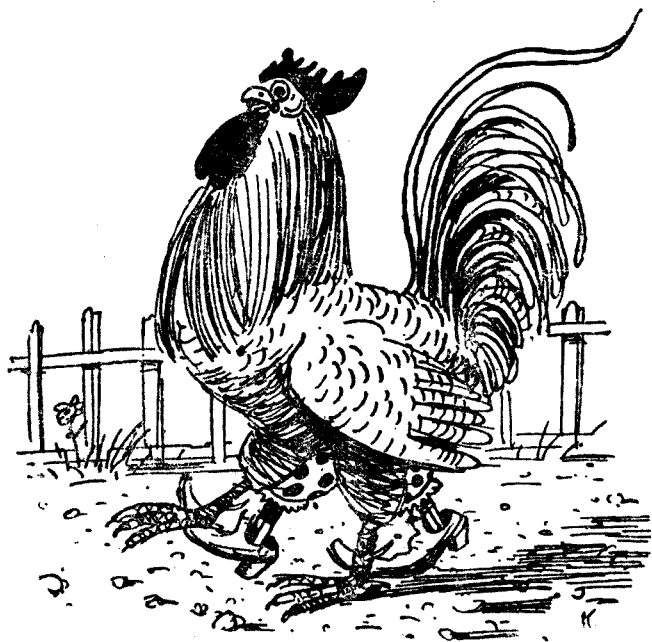
兩位朋友向「三鯉」飯店慢慢走去——飯店的招牌，在小山上隱約地可以看得見。可是，鼻拉長抄了卡拉巴絲·巴拉巴絲的先，動身往「三鯉」飯店，弓着腰在草地裏走，不叫他們看見。

飯店門口，有一隻大公雞，鼻拉長輕腳輕手走到公雞跟前，這隻公雞在門口找穀粒或者雞腸子雜碎，很驕傲地搖擺着紅冠，爪子一提一提地走路，並不安心地叫喚老母雞來吃東西：

「呃——谷——谷……！」

鼻拉長把核桃酥碎屑放在手掌心裏，伸出去給大公雞。

「請用吧，總司令先生。」



公雞嚴厲地望着木頭人，可是忍耐不住，便啄鼻拉長的手掌。

「谷——谷——谷……」

「總司令先生，我有事要到飯店裏去，但是不要讓主人注意到我。我躲到你美麗的五彩尾巴裏，請你把我送到大灶那兒好嗎？」

「谷——谷——谷」公雞更

加驕傲地叫着。他一點也不懂，可是爲了不讓人知道他

一點也不懂，他鄭重其事地向飯店大開着的門走去。

鼻拉長捉住公雞翅膀下的肋骨，用公雞尾巴遮住自己，蹲着身子，偷偷地潛入廚房，走到大灶，光頭的店主人在灶邊上跑來跑去，忙着轉動烤肉的鉤子和鍋。

「滾開，該殺的老公雞！」店主人吆喝公雞，並且把腳這麼一踢，弄得老公雞——

「噶——嗒嘿——嗒嘿——嗒嘿！」莫名驚慌地叫着，飛到街上，直跑到驚訝的老

母雞面前。

鼻拉長沒有被主人看見，擦過主人的腳邊，便蹲在一口老大的瓦壺後面。

這時聽到門外卡拉巴絲·巴拉巴絲和杜爾瑪的聲音。

主人深深地鞠着躬，走出去迎接他們。

鼻拉長鑽進瓦壺，便躲在裏面。

鼻拉長探得金鑰匙的祕密

萄酒。

卡拉巴絲·巴拉巴絲和杜爾瑪吃燒仔雞來恢復元氣。店主人給他們倒了兩杯葡萄酒。

卡拉巴絲·巴拉巴絲啃着雞腿對店主人說：

「你的葡萄酒骯髒，給我倒那邊瓦壺裏面的！」於是用雞骨頭指着裏面躲着鼻拉長的瓦壺。

「先生，這瓦壺是空的，」主人回答。

「胡說，你給我看。」

那時候，主人提起瓦壺，把它翻轉過來。鼻拉長用盡力氣，拿兩個胳膊肘抵住瓦壺的兩邊，不讓自己掉出來。

「那裏有東西發黑，」卡拉巴絲·巴拉巴絲嘎聲嘎氣說。

「那裏有東西發白，」杜爾瑪一口咬定說。

「先生們，你們可以打腫我的舌條，一槍射穿我的腰，——瓦壺是空的！」

「那麼，把它放到桌上——讓我們把骨頭丟到裏面去。」

鼻拉長蹲在裏面的那隻瓦壺，被放在木偶戲院老闆和賣治病水蛭的人中間，他們咬剩的骨頭和皮全撒到鼻拉長的頭上。

卡拉巴絲·巴拉巴絲喝了許多葡萄酒之後，把兜腮鬍子伸到爐火上，想叫黏住的松樹油從鬍子上面滴下來。

「我要把鼻拉長放在手掌裏，」他誇口說，「拿另一隻手掌一合——把他搓成湯糰子。」

「小混蛋全應該這樣對付，」杜爾瑪毫不猶豫地說，「可是開頭最好把小水蛭放到他身上，讓它們吸盡……」

「不！卡拉巴絲·巴拉巴絲捶着拳頭。」開頭我要奪回他的金鑰匙……」

在談話時候，主人在旁邊插嘴——他早已知道木頭人逃走的事情。

「先生，你們犯不着自己勞神去找。馬上我喊兩個精明伶俐的小孩——當你們喝

葡萄酒的時候，他們會很快地搜查所有森林，並且把鼻拉長捉了來。」

「好極了，請你派兩個小孩，」卡拉巴絲·巴拉巴絲說，一面把老大的鞋底放到火邊上。看光景他已經吃醉了，便放大嗓子唱起歌來：

我的人民是奇怪的，

蠢笨的木頭人。

木偶的大獨裁者，

你瞧，就是我，

站開吧……

威武的卡拉巴絲，

榮耀的巴拉巴絲……

木偶們在我面前，

像小草似的伏在地下。

「那怕你是美麗的少女」

我有鞭子在這兒，

鞭子有七條尾巴，

鞭子有七條尾巴。

我只有用鞭子威嚇——

我的矮小的人民

唱起歌來，

把錢搜羅到

我的大口袋，

我的大口袋……

這時鼻拉長大聲喊叫起來，從瓦壺裏勸說道：

「你講出祕密，倒霉的，講出祕密呀……」

卡拉巴絲·巴拉巴絲冷不防聽到有人說話，便敲自己的前腦殼，敲得嘞嘞嘞響，然後頭伸到杜爾瑪面前：

「是你嗎？」

「不，這不是我……」

「誰說要我講出祕密呀？」

杜爾瑪是一個非常迷信的人；除此之外，他也喝了許多葡萄酒。他的臉發青，嚇得皺紋滿面，好似一隻霉菌。

卡拉巴絲·巴拉巴絲望着他，上牙敲着下牙地在發抖。

「講出祕密，」神祕的聲音從瓦壺肚裏又叫將起來，「不然你就不能從椅子上站起來，倒霉的傢伙呀！」

卡拉巴絲·巴拉巴絲想跳起身來，可是連稍微伸一伸也不行。

「什什什什麼祕密呢？」他口吃吃地問。

聲音回答：

「烏龜駝其拉的祕密。」

杜爾瑪嚇得輕腳輕手地鑽到桌子底下。卡拉巴絲·巴拉巴絲把前腦殼轉到一邊。

「門在哪兒呀，門在哪兒呀？」聲音叫得好似秋天的夜裏，風吹着一根管子……

「我回答，我就回答，請你不要做聲，不要做聲。」卡拉巴絲·巴拉巴絲嘟囔着說。

「門——在老康而樂的小房間裏；在畫着的爐子後面……」

他好不容易說出這幾句話，主人從天井外面走進來。

「這就是靠得住的孩子，他們上你這兒來談價錢，先生，那怕是惡魔……」

他指着站在門限上的狐狸阿里斯和花貓巴西里。狐狸恭敬地脫掉舊帽子。

「卡拉巴絲·巴拉巴絲先生，最少要送我們十塊金幣，不出這個地方，我們就把小

壞蛋鼻拉長交到你的手裏。」

卡拉巴絲·巴拉巴絲伸手到鬍子下面的背心口袋裏，掏出十塊金幣。

「錢在這兒，鼻拉長在哪兒呢？」

狐狸數了數錢，抽了一口氣，分給花貓一半，便用爪子指着：

「他在這隻瓦壺裏，先生，在你的鼻子前面……」

卡拉巴絲·巴拉巴絲打桌上抱了大瓦壺，發瘋地擲到石頭地板上。從碎片和殘餘骨頭堆裏，鼻拉長一跳爬起來。當大家站在那裏呆張着嘴巴時，他箭一般地從飯店奔到天井——一直跑到公雞前面，公雞驕傲地，用一隻眼，仔細瞧看一條死蚯蚓。

「你要忠實地服從我，老肉骨頭呀！」鼻拉長兇兇地伸着鼻子對他說。「喂，越快越好……」

於是鼻拉長牢牢揪住公雞大將軍的尾巴。公雞莫名其妙，張開翅膀，便撐起長腿飛跑。鼻拉長——像旋風似的——跟在雞後面，——朝山下而跑，穿過大路，在原野上直向森林奔去。

卡拉巴絲·巴拉巴絲，杜爾瑪和飯店主人，他們一陣吃驚之後，終於醒過來了。馬上

跑出去追鼻拉長。可是他們四面八方看了好多次，什麼地方也看不到鼻拉長，只是在遠處的原野上，一隻公雞飛快地奔馳着。然而大家都曉得，公雞是一個傻瓜，誰也不去注意這隻公雞。

鼻拉長生平第一次遇到絕頂危險，但終於平安地渡過。

傻公雞累得要死，吃力地飛跑，嘎開尖嘴。

最後，鼻拉長放掉他那被弄皺的尾巴。

「走吧，將軍，到你的老母雞那兒去吧……」

於是鼻拉長獨自一個人往前走，透過樹葉的隙縫，天鵝湖在那邊發出明媚的湖光。走到石頭堆上的松樹旁，洞窟便在眼前。斷碎的樹枝散亂地拋在洞口週圍。地上的草，被車輪軋得亂七八糟。

鼻拉長心裏驚惶地砰砰跳，他跳下土堆，朝彎曲的樹根下面一看……

洞裏是空空的！

也沒有瑪文娜，也沒有白也奴，也沒有阿傑猛。

只有兩塊破布丟在地上。他拾起兩塊破布——這是從白也奴襯衣上撕下來的兩隻袖管。

朋友被人拐走了！他們完了！鼻拉長撲倒地上——他的鼻子深深地插進泥土裏。

他現在才瞭解，朋友是多麼的寶貴呀。讓瑪文娜教他學習，讓白也奴那怕不斷地讀上一千次詩——只要能夠和朋友再會面，鼻拉長情願不要金鑰匙。

在鼻拉長腦袋附近，不聲不響地冒起一個鬆鬆的土堆。鑽出一隻毛軟軟的田鼠，他有玫瑰色的手掌。鏗鏗地打了三個噴嚏，他說道：

「我是瞎子，但是我的聽覺特別清楚。綿羊拉着四輪車到這兒來過。車上坐着狐狸，愚人城縣長，還有偵探們。縣長命令道：

「把混帳東西抓來，這些混帳東西，在我的優秀警察執行任務時，打了我的警察！」

抓來！

「偵探們答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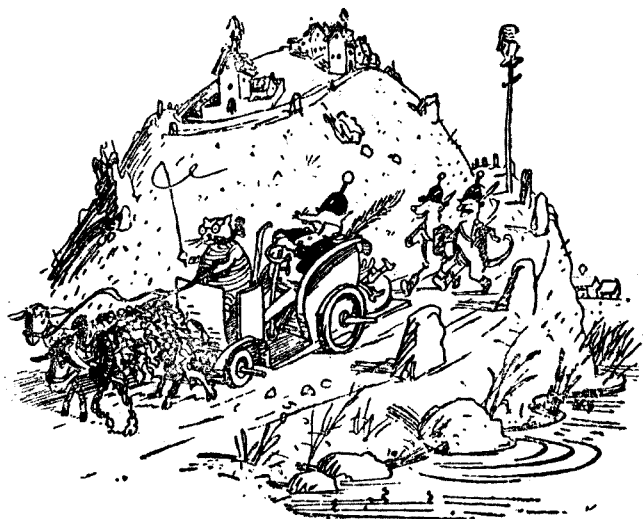
「『呃鳴！』

「他們跑進洞裏，在洞裏開始胡攪一陣，網起你的朋友，和包袱一起，拋到四輪車上，駕起車子走了。」

鼻拉長這一回躺在地上，把鼻頭插進泥裏，倒是有益處的。鼻拉長一跳爬起來，順着車輪的印跡跑去。他在湖邊上兜了一個圈子，走到那青草長得豐盛的原野。

走啊，走啊。他腦子裏一點主意都沒有。惟一的念頭——就是一定要救出同志……他走到一座山崖上，大前天夜裏，他曾經從這山崖逃到牛蒡裏。從這裏向下可以望見一個污穢的池塘，這池塘就是烏龜駝其拉住的地方。在往池塘的路上，兩隻骨瘦如柴的綿羊，身上的毛稀爛的，拉着一架四輪車在奔跑着。

肥頭大腦的貓，坐在車臺上，兩個腮瓣鼓着，鼻子上架着金絲眼鏡，——他是縣長的



密探。他的背後，是那派頭十足的狐狸縣長……在包袱裏睡着瑪文娜，白也奴和週身綁着繃帶的阿傑猛——他的負傷的尾巴，像枝大毛筆似的，老拖在灰塵裏。

兩個偵探——獵犬，跟在車後面。

突然兩個偵探擡起狗臉，看到山崖上面鼻拉長雪白的尖帽。

兩個獵犬暴跳起來，開始爬上險峻的山崖。可是鼻拉長在他們還沒有爬到山崖上面，——已經沒有地方躲藏，沒有地方逃跑，——他把兩手舉到頭頂上，——像燕子一般——從最險的地方朝

下跳，直向那滿佈着浮萍的，污穢的池塘裏跳下去。

他在空中劃了一道曲線，不消說，如果不是忽地起了一陣大風，那他自然會落到池塘裏，在烏龜叔叔的保護之下，心裏很滿意。

風抱住了輕飄的木頭人鼻拉長，吹得他在空中直打轉，直翻身，好像轉動一個「雙料的木塞子」把他拋到旁邊，一直落到四輪車上，撞到狐狸縣長頭頂上。

架着金絲眼鏡的胖貓，出其不意地嚇得打車臺上倒下去，因為他是一個無賴漢，卑怯的傢伙，他立刻巴在地上裝死。

狐狸縣長也是一個殘暴膽小的東西，他噲啦啦地叫着，逃到山坡上去，爬進一個獾子洞。獾子洞對於他是不妙的：獾子們要毫不客氣地向這樣的客人復仇哩。

兩隻羊亡命地跑，車子翻掉了。瑪文娜，白也奴和阿傑猛，一起從包袱裏滾到牛蒡上。從頭到尾發生得這麼快，快得你們親愛的讀者來不及數出十個手指頭。

兩隻獵犬大跳着步子，從山崖上飛奔下來。跳到翻倒的四輪車前面，看見裝死的胖

貓。看見木頭人和繫着綳帶的獅子狗倒在牛蒡裏。可是什麼地方也看不到狐狸縣長。

他不見了，——像是遁到地底下去的縣長，偵探們本該極其認真保護他的。

第一個偵探仰起嘴臉，發出絕望的狗吠聲。

第二個偵探，跟第一個一樣叫着：

「呃，呃，呃，——鳴——鳴——鳴……」

他們巡迴地轉來轉去，搜遍了山坡。又悲哀地大聲號泣，因為他們彷彿看到鞭子和鐵柵欄。

他們掉過頭來，垂頭喪氣地往愚人城裏去，他們打算到警察局裏撒個謊，就說縣長給人擡着到天上去了。——因此他們一路左思右想，找出一個理由。

鼻拉長輕輕摸了摸自己——腳，手都還是好好的。他爬到牛蒡上，替瑪文娜和白也奴解開繩結。

瑪文娜一句話也不說，一把抱住鼻拉長的頸頸子，正想接個吻表示歡喜，可是沒有

辦法接吻，——鼻拉長的長鼻子擋住了。

白也奴臂膀上，被撕掉兩隻袖子，嘴巴上白粉落下來了，不要看他歡喜詩，就應該有一個詩人的雪白面皮，原來他的兩頰也是普通的——紅紅的顏色。

「我跟他們鬪得好厲害，」他聲音壯大地說。「可惜沒有給我一把小刀子，——不然他們怎能輕易捉住我。」

瑪文娜證明說：

「他戰鬪得好似一頭獅子。」

她抱住白也奴的頸子，吻他的兩邊嘴巴。

「別吻了，別吻了，」鼻拉長咕噥說，「我們逃吧，我們拉住阿傑猛的尾巴。」

他們三個一起拉着狗尾巴，把不幸的阿傑猛朝山坡上面拖。

「你們放掉，我自己會走，你們這樣的小看我，」裹着繃帶的獅子狗帶着責備的口氣說。

「不是的，不是的，你的身體太弱。」

然而他們好容易爬到半山腰，卡拉巴絲·巴拉巴絲和杜爾瑪，從山頂上走下來了。
狐狸阿里斯用爪子指着鼻拉長一夥逃亡者，花貓巴西里倒豎着鬍子，討厭地叫着。

「哈哈，哈哈，這麼巧啊！」卡拉巴絲·巴拉巴絲呵呵地大笑。「金鑰匙要到我的手掌
啦！」

鼻拉長焦急地在想主意，怎樣逃脫這新的災難。白也奴把瑪文娜抱到懷裏，準備勇敢地跟他們拚命。這一回再也沒有一點得救的希望了。

杜爾瑪在山坡上忍不住嘻嘻的笑。

「卡拉巴絲·巴拉巴絲先生，你把那害病的獅子狗交給我，我把他丟到池塘裏，送給小水蛭，好讓他餵飽我的小水蛭……」

159
招手：

大塊頭卡拉巴絲·巴拉巴絲懶洋洋地走下來，他用鱒魚似的手指，向鼻拉長一夥

「來，到我這兒來，小傢伙……」

「別動！鼻拉長吩咐說。『死——也要隨我們高興！白也奴，你朗誦一首最醜的詩。瑪文娜，你放聲大笑……』」

瑪文娜儘管有些缺點，但到底是一個好同志。她揩掉眼淚，朝站在山坡上面的人，給他們大大侮辱的嘲笑了一番。

白也奴立刻作了一首詩，用敵視的音調放聲朗誦：

狐狸阿里斯是一個可憐蟲，

棍子對着他就要哭號。

巴西里是卑劣的

強盜，一隻醜惡的大貓。

杜爾瑪，我們的大傻瓜，

一個最不像樣的霉菌啦。

卡拉巴絲·巴拉巴絲，

我們很不在乎你……

這時鼻拉長扮起鬼臉，嘲弄卡拉巴絲·巴拉巴絲說：

「哎，你呀，木偶戲院的大腦殼呀，是一隻老啤酒桶啊，糊裏糊塗的臭皮囊啊，你下來吧，下來到我們這裏來吧，——我把唾沫吐到你的爛鬍子上！」

卡拉巴絲·巴拉巴絲的回答，是可怕的大聲怒吼，杜爾瑪朝天舉起一雙瘦手。

狐狸阿里斯苦笑道：

「你打算把這些厚臉皮的頸頸子扭斷嗎？」

再過一分鐘，什麼都完了……突然，許多球胸鴿，帶着尖銳的叫聲，疾速地飛過去。

「在這裏，這裏，這裏……」

一隻喜鵲在卡拉巴絲·巴拉巴絲頭頂上飛過去，大聲不住地喳喳叫：

「快一點，快一點，快一點……」

於是山坡上面出現了年老的康而樂爸爸。他的袖子捲着，手裏拿了一根樹根，兩條眉毛鎖着……

他肩膀朝卡拉巴絲·巴拉巴絲身上一撞，胳膊朝杜爾瑪身上一碰，一棍子打到狐狸阿里斯的脊樑上，給老貓巴西里一脚……

這之後，他彎着腰，從山坡上往下看，看到木頭人站在山坡下面，康而樂快樂地說：「我的兒，鼻拉長，小騙子，你活着而且強壯，——快走到我這兒來呀！」

鼻拉長跟爸爸康而樂，瑪文娜，白也奴和阿傑猛一起，回到家裏。

康而樂出乎意料之外的出現，他手上的木棍子和緊鎖着的眉毛，使那些壞東西嚇得驚惶失措。

狐狸阿里斯爬進草叢裏，在草叢裏跳來跳去，有時站在那裏不動，防備棍子打來的時候，好把身子一縮。

老貓巴西里，逃開十步遠，惡厲厲的咪咪叫着，好似刺破了一隻自行車的輪胎。

杜爾瑪提起綠外套，從山坡上向下爬，一面重複地說：

「跟我沒有關係，跟我沒有關係……」

可是，這地方是壁陡的山崖，是四面不連接的，他爬着，抓着，滾着，發出可怕的聲音，轟隆一下，掉到池塘裏去了。

卡拉巴絲·巴拉巴絲孤零零地站在那兒不動，只是把腦袋全縮到肩膀裏，一直縮到腦頂門，他的兜腮鬍子掛下來，好似一片芋麻。

鼻拉長，白也奴和瑪文娜，攀到山坡上面。康而樂爸爸把他們一個一個拿到手上，拿手指着嚇他們道：

「看我剝你們的皮吧，頑皮東西！」

於是放進懷裏。

後來，他從山坡上走下幾步，蹲在不幸的獅子狗面前。忠實的阿傑猛擡起臉來，舐康

而樂的鼻子。鼻拉長立時從懷裏伸出頭來：

「康而樂爸爸，我們沒有狗就不回家。」

「嗯，」康而樂回答，「一定很重哩，對的，我想個法子把你們的狗帶走。」

他把阿傑猛扛到肩上，又氣喘喘的負着重載，登上山坡，卡拉巴絲·巴拉巴絲仍然縮着頭，凸着眼睛，站在那兒。

「我的木偶……」他咕嚕



咕嚕說。

康而樂爸爸臉孔一板，回答道：

「哼，你這麼老的年紀跟誰勾勾搭搭，——跟全世界有名的大騙子們勾搭，跟杜爾瑪，貓，狐狸勾搭。你欺侮小孩子！羞恥啊，博士！」

於是康而樂走到大路上，向城裏去。

卡拉巴絲·巴拉巴絲縮着頭跟在後面。

「我的木偶，你還給我！」

「一個也別還他……」鼻拉長叫着，從懷裏伸出頭來。

這麼一路走呀走的，走過「三鯉」飯店。禿頭主人在門口鞠躬行禮，雙手指着正冒熱汽的鍋子。靠近大門口，一隻尾巴稀亂的公雞，來回地走着，並且激動地講說鼻拉長粗魯的舉動。母雞感動地點頭道：

「啊呀，多麼可怕呀！乖乖，我的公雞……」

康而樂走上小山岡，從那兒已經看得到海，因為微風吹蕩的原故，有些地方的海水滿佈着黯淡的條紋，在海岸上——在酷烈的太陽底下，一座古老的灰暗的小城，還有木偶戲院亞麻布的屋頂。

卡拉巴絲·巴拉巴絲站在康而樂後面，離開三步遠的地方，噤咕着說：

「我給你一百塊金幣，買我的木偶，你賣給我吧。」

鼻拉長，瑪文娜和白也奴，都屏住呼吸——等待康而樂說什麼話。

他回答：

「不！如果你是一個仁慈的，好戲院領袖，不用說，我可以把小人還給你。然而你是一個比鱷魚還壞的人。我不能還給你，更不能賣給你，走開。」

康而樂走下小山岡，再也不睬卡拉巴絲·巴拉巴絲，便走進小城。

在廣場上，一個警察一動不動地站在那兒。他熱悶得鬍子都掛下來，眼皮黏起來，蒼蠅在他的三角帽上轉圈子。

卡拉巴絲·巴拉巴絲突地把鬍子塞進口袋，從後面抓住康而樂襯衣，在一片廣場上大叫道：

「捉強盜啊，他搶了我的木偶呀……」

可是那熱得要死，悶得發慌的警察，連動都不動。卡拉巴絲·巴拉巴絲跑到他跟前，要求他逮捕康而樂。

「你是什麼人啦？」警察懶洋洋地問。

「我是木偶科學博士，出名的戲院老闆，高等勳章的騎士，咕咕吧吧國王的密友，卡拉巴絲·巴拉巴絲先生……」

「那你用不着向我叫，」警察回答。

卡拉巴絲·巴拉巴絲跟警察爭論時，康而樂爸爸拿棍子性急地敲着石板路，向自己家裏走去。他扭開門，走進樓梯下半明半暗的小房間裏，打肩頭上卸下阿傑猛，放到牀上，打懷裏掏出鼻拉長，瑪文娜和白也奴，讓他們排隊坐在桌上。

瑪文娜趕忙說：

「康而樂爸爸，你先照顧病狗，孩子們，我們快點洗……」

她突然失望地雙手一拍。

「我的衣服！我的新鞋子！我的好看絲帶子都丟在山谷牛蒡裏啦……」

「不要緊，別難過，」康而樂說，「晚上我去把你的包袱拿回來。」

他細心解開阿傑猛爪子上繃帶。原來傷口差不多已經好了，他所以睡着不動，只是因為他肚子餓了。

「拿一盤燕麥粥，一根腦髓骨來，」阿傑猛埋怨地說，「我準備和城裏所有的狗打架。」

「唉，唉，唉，」康而樂傷心地說，「我屋裏沒有一點東西，口袋裏沒有一個錢……」

瑪文娜痛哭起來。白也奴拿拳頭擦着前額，腦子裏想着主意。

「我到街上去朗誦詩歌，過路的人會給我一堆錢。」

康而樂搖搖頭。

「兒呀，你會攪到夜裏不回家，警察要說你是流浪兒，把你帶到警察分局的。」

除開鼻拉長，全都是鼓嘴癢氣的。鼻拉長哩，調皮地微笑，把身子扭呀扭的，好像不是坐在桌上，像坐在一根轉動的銅絲上。

「孩子們，別哭了！」他跳到地板上，打口袋裏拖什麼東西。「康而樂爸爸，你拿把斧頭來，砍開牆上那塊有洞的粗布。」

他用被搔破的鼻子，指着畫在粗布上的爐子，火上面的小鍋和冒出的煙。

康而樂奇怪起來。

「兒子，爲什麼你要撕掉牆上這麼好看的圖畫？在冬天時候，我看着圖畫，想像這是真的火，小鍋裏有真的蔥花羊肉粥，於是我身上就覺得有點暖和。」

「康而樂爸爸，我給你講木偶的老實話——你會有真的火在爐子裏，真的鐵鍋和熱烘烘的菜粥。你劈開粗布吧！」

鼻拉長說得這麼肯切，說得康而樂爸爸搔了搔後腦殼，點了點頭，咳嗽了一聲——拿了把鉗子和斧頭，便動手劈開粗布。粗布後面，我們早就知道，滿掛着蜘蛛網，吊着死蜘蛛。

康而樂出力掃掉蜘蛛網。開始看見一扇小門，是一扇顏色黯淡的櫪樹門。在門的四隻角上，刻着喜笑的面容，中間是一個正在跳舞的長鼻人。

當抹掉門上灰塵時，瑪文娜，白也奴，康而樂爸爸，連阿傑猛一起，同聲喊道：

「這是鼻拉長的像呀。」

「我也這麼想，」鼻拉長說，其實他一點也沒有這麼想，而且自己也奇怪起來。「開門的鑰匙在這兒，康而樂爸爸，你打開……」

「這扇小門和這把金鑰匙，」康而樂解說道，「是很早時候，一個手藝精巧的匠人做的。我們看看小門裏藏着什麼東西。」

他把鑰匙放進鎖縫裏，轉了一下……聲音不大的，很悅耳的音樂從裏面送出來了，

好像一個小音樂家躲在音樂櫃子裏演奏一樣。

康而樂爸爸推門。吱啦一聲，小門打開來了。

正在這個時候，窗外面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卡拉巴絲·巴拉巴絲吼起老大的嗓子：

「我代表咕咕吧吧國王——請你們拘捕老騙子康而樂！」

卡拉巴絲·巴拉巴絲闖入樓梯下的小房間

我們已經知道，卡拉巴絲·巴拉巴絲極力和打磕睡的警察說情，要他逮捕康而樂，卻是白費氣力，也沒有一點結果。後來，卡拉巴絲·巴拉巴絲便跑到街上。

他那飄動的兜腮鬍子，絆到過路人的鞋釦和洋傘上。他徘徊着，牙齒咬得格吱格吱響。小孩子們跟在他後面，噁哩哇啦叫着刺耳的聲音，拿爛蘋果丟到他背脊上。

卡拉巴絲·巴拉巴絲跑到市長那裏。在這樣酷熱的天氣裏，市長坐在花園裏，靠近噴泉，穿着睡褲，在那裏喝檸檬汁。



市長有六道下巴，鼻子陷在紅紅的兩片嘴巴裏。他的背後，在菩提樹下面，有四個警察，臉上陰沈沈的，他們給市長拔檸檬汁瓶的塞子。

卡拉巴絲·巴拉巴絲跑到市長面前跪下來，用鬍子揩着臉上眼淚，大巴個嗓子哭道：

「我是不幸的孤兒，他們欺侮我，搶劫我，毆打我……」

「誰欺侮你呀，孤兒？」市長喘氣地問。

「萬惡的仇人，老琴師康而樂。他搶了我三個最好的木偶，他要放火燒我的有名戲院，假如不立刻把他拘捕，他將放火燒掉全城，洗劫全城。」

卡拉巴絲·巴拉巴絲想叫他的話發生效力，便掏出一把金幣，放到市長的鞋子裏。簡單一句話，他這麼造謠撒謊，說得害怕的市長立刻命令菩提樹下四個警察：

「跟這位可敬的孤兒去，一切必須照法律辦。」

卡拉巴絲·巴拉巴絲跟四個警察跑到康而樂的小房間，一面嚷道：

「我代表咕咕吧國王——請你們拘捕強盜和小混蛋」

可是門關着。房間裏沒有人答話。卡拉巴絲·巴拉巴絲命令道：

「我代表咕咕吧國王——把門拆掉！」

四個警察拚命擠呀推的，腐朽了的半邊門，從門樞上脫開了，於是警察們響着指揮刀，哄哄大笑地衝進樓梯下面小房間。

就在這一剎那工夫，康而樂彎腰打牆上祕密的小門走進去了。

他最末一個隱到裏面去。小門便——

「鏗」的一聲——

關起來了。低聲的音樂停止了演奏。樓梯下的小房間裏，只有骯髒的繃帶和撕破了的上面畫着爐子的粗布，橫七豎八地拋在地上……

卡拉巴絲·巴拉巴絲跑到小門前面，用拳頭和腳後跟朝門上直敲：

「嗒啦！——嗒！——嗒！——嗒！」

可是小門很結實。

卡拉巴絲·巴拉巴絲急得亂轉，拿屁股朝小門上撞着。

小門一點也不屈伏。

他向警察直蹶腳。

「我代表咕咕吧吧國王，你們給我這這扇該死的門毀掉！」

警察們在黑暗的屋裏，你摸我我摸你，摸呀摸的，——一個摸着誰的鼻子上一顆痣，一個摸到誰的頭上一個瘤。

「不行，這兒工作很難攪，」他們回答，便跑到市長面前，說，他們凡事都照法律辦，但是，大概有妖怪幫助老琴師，他鑽進牆裏面去了。

卡拉巴絲·巴拉巴絲亂扯自己兜腮鬍子，倒在地板上，在樓梯下面空洞洞的小房子裏，好像一個瘋子，大聲地叫號着，哭泣着。

他們在祕密的小門裏發現一座木偶戲院

當卡拉巴絲·巴拉巴絲像瘋子似的在地上滾，扯着鬚子的時候，鼻拉長帶頭，瑪文娜，白也奴，阿傑猛跟在後面，最末一個是康而樂爸爸，他們從壁陡的石梯上走到地下室。康而樂爸爸拿着一根蠟燭頭。蠟燭頭搖擺的火焰，把阿傑猛毛蓬蓬的頭，和白也奴攤開的兩隻手，映成老大的影子，但是蠟燭頭火光微小，樓梯下面仍然是黑洞洞的，不能夠照得通亮。

瑪文娜生怕自己要嚇得叫起來，便堵住自己的耳朵。

白也奴哩，——永遠是老牌氣，不論在鄉村或者城市，——嘴裏老念着詩：

影子在牆上跳舞，

再也不能嚇住我。

任你梯子是陡峭的，

黑暗是危險的——

反正這是地下的一條

通到哪兒的墜道……

頂。
鼻拉長在同志們的前面走，——他們深深地向下面看，好容易看到他的白色尖帽

突然在石梯深處，有一種嘶呀嘶的聲音，像有一個什麼東西掉到地上，在地上滾着，
泣訴苦的喊着：

「來救我呀！」

這一瞬間，阿傑猛忘記了傷口和飢餓，撞翻瑪文娜和白也奴，像黑旋風似的奔下石
級。

他的牙齒咬得刺刺響。有一個東西，討人厭地噤噤叫着。

一切又寂靜下來。只有瑪文娜像一口鬧鐘似的，格冬格冬，心裏砰砰跳動。

闊闊的光帶從下面射到石梯上。康而樂爸爸拿着的那支蠟燭，頓時火光暗淡下來。「看啊，快來看啊！」鼻拉長老大聲音喊道。

瑪文娜——背朝前面——急忙地開始從這一級爬到那一級，白也奴跟在她後面跳着。最後面是康而樂，彎着身子走下來，拖着木靴。

向石級下面走去，在走完陡梯的地方，阿傑猛坐在石板砌成的轉口上。他咀嚼着牙齒。在他的腿邊，被咬死的壞老鼠蘇沙，肚子朝上仰倒着。

鼻拉長兩手掀開一塊破氈子，——這塊破氈子是蓋在石牆洞口上的。青色的光從那裏面射出來。

當他們鑽進洞口時，第一眼看見的——是光芒四射的太陽。陽光從圓頂天花板上斜射下來，透過圓形的窗子。

闊條子的光帶，挾着在光帶裏跳舞的灰塵，從昏暗裏照亮了一座圓形的房間。房間中間，矗立着一個美麗驚人的木偶戲院。在戲院的幕上，那金煌煌的閃電，曲曲折折地發



出耀眼的光彩。

幕的兩旁，升起兩座寶塔，裝飾到好像用小磚頭堆起一樣。綠錫皮做成的高高塔頂，輝煌地閃出亮光。

在左邊寶塔上，有一個時鐘，上面裝着青銅的指針。時鐘的字盤上，對着每一個鐘點數字，畫着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的笑臉。

在右邊寶塔上，有五彩玻璃的小圓窗。

這些小圓窗上面，在綠錫皮的塔頂上，坐着會說話的蟋蟀。大家臉對着這奇妙的戲院站着，驚異得張着嘴巴時，蟋蟀慢慢地，清清楚楚地說：

「鼻拉長，我早預先告訴過你，那些可怕的危險和驚人的奇遇，在等着你好，總算都平平安安過去了，那些糟糕的事情，也能够這麼收場……算不錯了……」

蟋蟀說話的聲音是蒼老的，並且有一點氣憤，那也難怪，因為會說話的蟋蟀在從前勸告鼻拉長的時候，鼻拉長到底朝他頭上打過一斧頭，儘管他一百歲年紀，有慈善的心

腸，也不能忘記這毫無理由的侮辱。因此他再也不補充什麼話——拉拉觸鬚，像是要拂去上面的灰塵，便慢慢地爬進一條隙縫裏——

這時康而樂爸爸說：

「我倒以為——我們起碼會發現一堆金子和銀子，——可是發現的，全是老玩藝。」他走到那嵌在小塔上的時鐘前面，用肘彎朝時鐘的字盤上碰了一下，便看到一把鑰匙掛在時鐘邊頭的一顆銅釘上，他拿起鑰匙，便開動時鐘……

時鐘的發條，發出老大的響聲。指針移動起來。長針走到「XII」上面，短針走到「XI」上面，塔裏便低低的，滯鈍的，嘩啦嘩啦的響起來。時鐘鏗鏘的敲了六下……

立刻，右邊塔上五彩玻璃窗打開來了，跳出一個機械裝置的毛色斑斑的小鳥，撲着翅膀，唱了六句：

「來呀——來呀，——來呀——來呀，來呀——來呀……」

小鳥躲進去了，小窗子關上了，提琴演奏起來。於是幕昇起來……

無論什麼人，連康而樂爸爸在內，從來就沒有看見過這麼漂亮的舞臺佈景。

舞臺上是一個花園。那些機械裝置的椋鳥，像鳥爪那麼大，蹲在金葉和銀葉的樹上唱歌。有一棵樹上，掛着許多蘋果，每一個蘋果沒有蕎麥粒大。孔雀們在樹底下散步，站在鍊條上啄蘋果。在樹林裏的草地上，兩頭山羊跳躍着，觸着角。小麻雀在空中飛舞，很容易才看得見它們的眼睛。

這麼過了一分鐘，椋鳥停止了歌唱，孔雀和小山羊退到舞臺側面去了。樹兒倒到舞臺隱秘的昇降口去了。

跟着一個佈景開始了，絲絹一般的雲四散開來。沙漠上現出了通紅的太陽。左右兩邊，像蛇一般的熱帶植物伸出來了，——在一棵樹上，吊着一條大蟒蛇。在另外一棵樹上，一羣猴子在跳着，用尾巴打架。

這是阿非利加洲。

猛獸在通紅的太陽照射着的沙漠上走過去。

鬣毛長長的獅子，一走一跳的飛奔過去，——雖然它還沒有小貓那麼大，但是看上去很怕人。

長毛的熊，撐着一把洋傘，搖搖擺擺，兩隻後腿一走一拐。

令人惡心的鱷魚爬過去了，——它那小小的兇兇的眼睛，假裝和善的樣子。但是阿傑猛仍然不相信，便對它大吠。

犀牛跳呀跳的跑着，怕它闖禍，它的一隻尖角上套着一個橡皮球。

好像駝駱一樣的鹿，身上有斑紋，角像樹枝似的，跑了出來，用盡力氣扯長頸子。

接着象走來了，它是孩子的朋友，——是聰明的，和善的動物，——它抖動老長的鼻子，鼻子上捲着一顆蠶豆。

最後，一隻骯髒的野狗，怕死人的一步步橫行着來了。阿傑猛大聲吠着，向它猛衝過去，——康而樂爸爸吃力地拖住他的尾巴，把他從舞臺前面倒拖回來。

野獸走過了。太陽突然熄滅。在黑暗中，有東西往外移動，有東西從上面落下來。發出

的聲音，好似絃樂器的弓彈在弦上一樣。

昏沈沈的路燈突地發亮。舞臺上是一個城市的廣場。街屋的門開着，小人從屋裏跑出來，鑽進玩具一般的電車上。售票員按鈴響，司機轉動車盤，小孩子們靈活地抓住皮把手，民警吹了一聲哨子——電車便在高大房屋中間，打側邊街道上滾動起來。

騎自行車的人跑過去，車輪沒有碟子大。一個賣報的跑過去——你猜他手裏的報紙多麼大哩——好像是一頁頁撕下的日曆，疊成四折。

賣冰淇淋的推着裝冰淇淋的四輪小車，經過廣場，女孩子們跑到屋子的小露臺上，向他招手，賣冰淇淋的，手忙着分配冰淇淋，一面說：

「賣完了，請下次光顧吧。」

幕落下來，幕上重又閃出金煌煌的電光。

康而樂爸爸，瑪文娜，白也奴，歡喜得呆了大半天。兩手插在口袋裏的拉鼻長，搔了搔鼻子，驕傲地說：

「我們看見了嗎？這就是說，我掉到駝其拉大叔的塘裏，弄得渾身透濕，不是白白的……在這戲院裏，我們來上演一個喜劇——你們知道是什麼喜劇嗎？……」金鑰匙，又名鼻拉長和他的朋友們驚人的奇遇。」氣死卡拉巴絲·巴拉巴絲。」

白也奴拿拳頭揩了揩皺着的前腦殼。

「我用美麗的詩來寫這個喜劇。」

「我來賣冰淇淋和戲票，」瑪文娜說。「要是你們能夠發現我的天才，我就扮演小美女的一個角……」

「住嘴吧，孩子們，那麼什麼時候排練呢？」康而樂爸爸問。

全體同聲回答：

「我們早晨排練……晚上便在戲院表演……」

「唔，好的好的，毛孩子，」康而樂爸爸說，「那麼我哩，孩子，我演奏提琴，給觀眾高興高興，要是我們走遍意大利，從一個城市走到一個城市，我們將有馬騎，是的，還有蔥花羊」

肉……」

阿傑猛聽了這些話，抖抖耳朵，回轉頭來，亮晶晶的眼睛看着他的朋友們，問他做什麼事。

鼻拉長說：

「阿傑猛管理小道具和演員服裝，我們把庫房鑰匙交給他。在表演的時候，他可以在舞臺側面表現獅子叫，犀牛的蹄子聲音，鱷魚的牙齒咬響的聲音，用尾巴飛快地轉動起來，表現風的呼聲，還表現別的必要的聲音。」

「那你呢，那你呢，鼻拉長？」大家問道。「你想在這個戲裏做什麼？」

「好蠢啦，我在喜劇裏自己扮自己，我要名聞全世界！」

新木偶戲院第一次上演「金鑰匙」

卡拉巴絲·巴拉巴絲情緒非常惡劣地面對爐子坐着。潮濕的木柴快要熄滅了。街

上落着大雨。木偶戲院有洞的屋頂，漏下水來。木偶們的手和腳都淋濕了，在練習排戲的時候，那怕在七尾鞭的威逼之下，誰也不願意工作。木偶們已經三天沒有吃一點東西，掛在庫房的釘上，心裏痛恨地不斷噉咕着。

從早晨起，戲院沒有賣出一張門票。也怪不得人啊，假如有誰要上卡拉巴絲·巴拉巴絲的戲院來，那只有看悶人的戲劇，餓肚的，衣服破爛的演員。

在城市的鐘樓上，時鐘敲了六下。卡拉巴絲·巴拉巴絲鬱鬱不樂地慢慢走到觀衆池座裏，座位空空的。

「鬼把那些可敬的觀衆攝去了，」他嘟囔着，便走到街上。他一邊走，一邊看着，瞟着，嘴巴張得老大，大到一個烏鴉可以毫不費力的鑽進去。

跟他的戲院比較，真是兩個世界，在一個簇新的亞麻布天棚前面，站立着一大羣人，他們也不去注意從海上吹來潮濕的海風。

天棚進口的上端，在木板搭起的小臺上，站着一個戴尖帽子，長鼻子的小孩，嘴對住

一隻喇叭管，並且喊着什麼話。

觀眾笑着，鼓着掌，許多人走進天棚裏面去。

杜爾瑪走到卡拉巴絲·巴拉巴絲跟前，他的身上，不論什麼時候總是發出一種爛泥的氣味。

「唉，唉——唉，」他說，滿臉堆起辛酸的皺紋，「賣治病水蛭的玩意，沒有路走。我想上他們那裏，」杜爾瑪指着新天棚，「我要求求他們，讓我給他們點蠟燭，或者掃地板。」

「這該死的戲院是誰的呀？它那兒攪來的呀？」卡拉巴絲·巴拉巴絲大叫。

「這是木偶們自己開的『閃電』木偶戲院，他們自己用詩寫劇本，自己上演。」

卡拉巴絲·巴拉巴絲咬牙切齒，扯着鬍子，大踏步走到新的亞麻布天棚那裏。

鼻拉長在天棚進口的上面喊道：

「第一次上演有趣的，驚險的木偶生活喜劇。這喜劇的真實故事，就是我們怎樣運用機智，勇敢，沈着，戰勝所有敵人……」

木偶戲院的進口旁邊，玻璃小屋裏坐着瑪文娜青色頭髮上紐着蝴蝶結，來不及給那些想看木偶生活喜劇的觀衆分發門票。

康而樂爸爸穿着天鵝絨的短外套，撥動提琴，快樂地向最可敬的觀衆丟眼色。

阿傑猛拖住狐狸阿里斯的尾巴，把他從天棚裏拖出去，原來狐狸阿里斯沒有買票進場。

老貓巴西里也是沒有票的，趕緊逃到雨淋着的一棵樹上坐着，用兇惡的眼睛朝下看。

鼻拉長鼓起兩片腮瓣，對着喇叭筒喊：

「現在開始上演！」

於是從梯子上跑下去，參加演出第一幕喜劇，在第一幕裏，表演貧窮的康而樂怎樣把一段木頭雕成木頭人，他沒有料想到這木頭人會使他得到幸福。

烏龜駝其拉最末一個爬到戲院，嘴裏銜着一張道林紙的榮譽入場券，券的四隻角

是金的。

開始上演了。卡拉巴絲·巴拉巴絲愁眉苦臉地回到自己空空洞洞的戲院裏。拿了七尾鞭。把門拴上，跑到庫房裏。

「賤骨頭，我教會你們懶惰！」他狠狠地叫着。「我現在要教會你們把觀眾勾引到我這裏來！」

他抽着鞭子。可是沒有人回答。庫房是空的。釘子上掛着的，只是折斷了的繩頭。

全體木偶——阿金，戴黑面具的女孩們，戴尖頂帽，帽上有星星的魔術家們，鼻子像黃瓜的駝子們，黑人們，小狗——所有木偶，一起離開卡拉巴絲·巴拉巴絲逃得精光了。他怕煞人的大聲叫囂，從戲院直走直跳的跑到街上。他看見最後逃走的一批演員，經過污水潭旁邊，逃往新戲院。新戲院那裏，音樂愉快地演奏着，響起一片哈哈大笑，一陣陣鼓掌的聲浪。

卡拉巴絲·巴拉巴絲追趕上去，只捉住鈕釦做眼睛，紙紮的小狗。但是，也沒有能夠

把小狗捉回來，阿傑猛飛似的跑來，把他撞翻到污水潭裏，一
把捉住小狗，帶着它飛也似的跑進天棚。在舞臺後面，已經給
餓肚的演員們預備了熱噴噴的蔥花羊肉粥。

卡拉巴絲·巴拉巴絲剩下一個光桿，就這麼給雨淋着，
孤獨地坐在污水潭裏。

